

追光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U

誠樸
勤仁

动物科技学院院史院训



前 言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历史悠久，其前身是成立于 1917 年的我国创办最早的四所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呈现出一片活跃的新气象，为了更好的发展学科互补与师资培养，1921 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并正式设立畜牧系。1927 年国立东南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称国立中央大学畜牧系。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宁死不当亡国奴，或全校集体长途跋涉，或三五结伴穿越封锁线，以赓续中华文化命脉为使命、以抗战胜利后重建国家为己任，为了保存国家从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国立中央大学畜牧系老师王酉亭放弃了自己的船票，带领畜牧场的员工将千余头家禽家畜走陆路跋山涉水，西迁至中央大学重庆校址，“动物西迁”的故事从此开始广为流传。这不仅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更创下了世界教育史的奇迹。1946 年国立中央大学还址南京。

1949 年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称南京大学畜牧系。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成立了南京农学院，由原南京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分设畜牧、兽医两个专业。1983 年，畜牧兽医系分开，成立畜牧系和兽医系。1994 年畜牧系更名为动物科学系。1996 年，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成立，其间涌现出许多推动国家畜牧业发展而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如刘守仁院士、任继周院士等。

如今，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正秉持着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院训精神，不断开拓创新，为国家畜牧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有能力、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目录

动物西迁，精神永传.....	- 1 -
争做西迁精神新传人.....	- 3 -
炮火中的“驱赶”.....	- 5 -
观《南京 1937 动物西迁》有感.....	- 7 -
从西迁中看动科精神.....	- 9 -
从“动物西迁”看动科院院训.....	- 11 -
一生一事 ——纪录片《大家》观后感.....	- 13 -
动科院的前世与今生.....	- 15 -
读院史：看先辈之姿，论吾辈之责.....	- 17 -
动物科技学院院史观后感.....	- 20 -
发掘动物科技学院发展史有感.....	- 23 -
起于初心，面朝未来.....	- 26 -
牢记使命，笃力前行.....	- 29 -
古老之院训，不变之精神.....	- 32 -
百“与羊共舞，笃行兴牧”.....	- 35 -
厚德博学，笃行兴牧.....	- 37 -
百年动科，精神永存.....	- 39 -
人与动物西行记.....	- 41 -
学院士刘守仁，做光荣畜牧人.....	- 43 -
院训精神——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 45 -
博学笃志，笃行兴牧.....	- 47 -
《大牧歌》——一首畜牧人的精神之歌.....	- 49 -

动物西迁，精神永传

动物类 2001 肖芬

一九三七年，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几个蓬头垢面的中年人，赶着一千多只猪牛羊进行了一次浩浩荡荡的动物西迁，同时也在进行着一场动物界爱国抗战运动。

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富有先知卓见，料到中日必有一战，便一直为搬校的诸多事宜做准备。直到 12 月初，将全校师生和图书仪器都送上轮船。这时学校已经变得空荡荡的了，只是农场里还有许多珍贵的牲口。校长找到农场场长王西亭说：“这些牲口你们送人也好，卖掉也好，只要不留给日本人，怎么样处理都可以。”看到这里，我心头一惊，在那个动荡的局势下，只有保命才是最要紧的。也许有人会因舍不得金银细软而丧命，但却不曾想竟会有为鸡鸭牛羊冒危险。！如果日本人想要，我想他们为了保命而交出来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就是那样四个普普通通的农场工人，他们不仅没有担心这些牲口会给他们逃亡带来麻烦，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动物西迁。他们一直决议要把这些动物赶往重庆，交还给国立中央大学。

于是他们用遣散费造了四只木船，这是可以让他们在战火年代可以解决温饱的钱，是他们的救命钱！但他们丝毫不在乎，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人不作亡国奴，动物也不能作亡国奴。

冒着被天上的战机袭击的、被敌军炮弹轰炸的危险，一路西迁。在这样的情况下，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必定是会遭遇困境的，他们也不例外。很快他们就遇到了问题——伙食问题。王西亭等人担心的不是人的伙食，而是动物，他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逃出南京的动物倒下。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他们不知道这些进口的高贵牲口需要吃怎么样的饲料，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尽力照料这些宝贝——自己则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尽量把钱花在动物身上。一路上，他们花钱买饲料、粮食、雇佣板车。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骑马，他们直言：“这些可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怎么可能让他们受苦呢？”听完之后，许多农民都被王西亭等人折服，都纷纷将自己的板车借给他们。到了寒冬腊月，人困马乏，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幸运地是，他们有了联系校长的渠道，于是发电报给校长，报告此事。校长收到电报之后欣喜无比，他没能想到这些珍贵的动物可以失而复得，马上遣费至叶家集。休整之后，动物大军再次上路。

在许昌，运输部门被王西亭一行人的爱国情怀深深地感动了。于是让他们优先上轮船，免费将其送达重庆。重庆码头，牛羊脚步悠闲，鸡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他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校长摸摸头牛又看看羊，十分感动。后来罗家伦校长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了它们，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显得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西亭先生和三个校友，更是鬓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

震动的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和看见亲人一样，要上前去和它拥抱。

这就是动物西迁的故事，这就是发生在四个普通的农场工和一千多只动物身上的故事。他们身上透着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国立中央大学的傲气，诚朴雄伟。

面对日军的侵略，他们站起来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带着国立中央大学珍贵的牲口一路西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行。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心里满怀期望。他们想着这些动物一定可以为国家的畜牧业作出非凡的贡献。决不能让他们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的爱国精神还感动了其他人，朴实的农民、勤恳的水手、中央大学的师生，还有无数的中国人。他们用行动给战火中的人们心里点那一盏不灭之灯，让千千万万人受到鼓舞。

面对艰苦的涉程，他们坚强无私。在那人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他们将自己的钱尽可能的花在了牲口身上。人冷能想办法取暖，但牲口不行，赶紧给他们做保暖工作；人饿了能缓一缓，但牲口不行，花全力给他们买粮草；人累了也不打紧，但牲口不行，雇板车让它们休息。其实如果他们有一点点的私心，就可以让自己日子过得好些，每头动物少给一口粮，他们能省下好几顿的粮。每少给动物添一把秸秆，一千多把，够他们夜里好好休息。可是他们是无私的，他们为了这些牲口拼尽全力，在他们眼中，这些牲口早已是他们的亲人。

他们，四个校工，将国立中央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贯彻在他们的行动中。“诚”是他们立下誓言，要将珍贵牲口西迁至重庆的坚决。“朴”是他们不为个人温饱，一心为了动物的淳朴。“雄伟”是他们一路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成功西迁。他们平凡的一生，因着这雄伟的举动而被人们铭记！

南京农业大学作为中央国立大学的继承学校之一，应不忘历史，不忘先辈。而我们动物科技学院也一直谨遵着“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校训，紧跟着前辈的步伐，努力发展畜牧业。不要忘记前辈们为畜牧业作出的贡献，不要忘记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淳朴、善良、忠于畜牧事业的精神。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一切都充满无限可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我们一直在路上。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既为动科人，便铸动科魂。让我们带着先辈的嘱咐，带着国人的厚望，一起投身畜牧业，让动物世界和人类生活因你我的无限奋斗变得更加美好！

争做西迁精神新传人

动物类 2002 班 王兆霆 张浩 何子睿 李海强 文钰琪

在抗战时期，中大畜牧系被迫西迁至重庆。当年的学者，为了保留畜牧研究的材料，历尽艰辛，不畏艰险。他们的胸怀大局的家国情怀、无私奉献的集体精神、弘扬传统的英雄气概、艰苦创业的乐观进取，表现出对党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深情大爱，构成了西迁知识分子的深层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这，便是西迁精神。

回首过去，西迁精神的智慧从历史中就可以透射出来。西迁精神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在改革发展和历史推进的浪潮中熠熠生辉，时代赋予了它崭新的生命力，而精神的传承生生不息。1937 年中大畜牧系西迁之时，由于当时学校本部规定限制，遇到了种畜运输困难的考验，但这并未阻止英雄学者们前行的步履。历时一年多，行程数千公里，优良畜禽和实验动物终于成功到达重庆，即使路途遥远，过程艰辛，英雄学者们也从未放弃，周转千里也愿不忘带去宝贵的智慧，保留了畜牧兽医系的学术火苗，为后来学科进一步发展分支带去了希望的福祉，为中国畜牧业立足奠定了基础，为其安全稳定发展做足了保障。再到 1945 年抗战胜利后，畜牧系受到上级重视，专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而作为代表的中大畜牧系亦是将其影响造福于新一代，坚持做到艰难时刻不退缩，安逸时刻不放松，在学术不断探索与发展中为畜牧发展注入崭新的血液，不仅促进畜牧教育发展，更是推动其科研项目的进步，在发展的浪潮中坚定前行，我们动科院正是继承这种和平年代展现的西迁精神，不安于现状，顽强奋斗，获得长足发展，在一次次推进实验中探索出新发现。

在中央大学的整个西迁过程中，最为感人的是农学院大批良种牧畜的搬迁，王酉亭率领动物大军完成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动物西迁”，称为高等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1938 年间，王酉亭带队出发前先变卖两处房产并加上学校提供的安置费勉强作为路上经费，后带领中央大学畜牧场部分教职员工和 1000 多头牲畜家禽开始了西迁的壮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王酉亭所带领的队伍经长远距离的跋涉，途径苏皖豫鄂川五省、远征四千里，成功西迁重庆。期间耗时 1 年多，王酉亭团队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紧张奔波中体力透支的“动物大军”不仅要面临着严寒更要预防畜禽传染疾病，路上灾民遍地，资源和安全都有着严峻的挑战。这可谓“抗日战争中的另类长征”。“中大”西迁所展现的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和“诚朴勤仁”的南农精神是今时今日我们这新一代南农人所要学习的。

而立足当下，在新时代弘扬西迁精神，动物科技学院力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挖掘西迁精神的时代价值，学习他们无畏艰难险过阻，朴实勤恳的优良品质，立志以“厚德博学，笃行兴牧”为院训，教导每一个动科学子以身作则树榜样，踏实奋进兴畜牧；力求汲取前辈们

的思想智慧与文化力量，砥砺家国情怀。畜牧业关乎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关乎着人民的生活质量，在经济发展迅速的现在，我们不仅仅要追求吃得饱，更要追求吃得好，在研究畜牧业时，我们要立足于国家，立足于人民。力求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破”的勇气、力度和“立”的智慧、能力并举，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源源不断地为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提供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产品。动物科技学院提倡提前让学生了解畜牧业，创新导师制度，让学生从大一开始进入实验室，走进科技发展的前沿，培养学生的兴趣，为畜牧业奠定基础，吸引人才，重视人才培养。

动物科技学院是在艰难中历练，在困苦中成长，在磨难中奋起成长而来，这是西迁精神赋予动科学子的强大精神力量。从“极不平凡”走来，向“重大机遇”驶去，每一次重大历史关头的选择，动科学子的答案永远是听党指挥、爱国奋斗；每一次勇立潮头的背后，无不是对重大机遇的遵循和把握。如今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动科学子定当继承弘扬好西迁精神，听党指挥跟党走，奋不顾身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炮火中的“驱赶”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决绝的大学搬迁，鸡犬不留，连根鸡毛都不留下。

——题记

动物类 2003 刘彤

1937年日军的炮火逼近南京，当时亚洲最好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搬家。各种图书、仪器、文件资料，甚至连生物系做实验用的24具教学尸体都不落下，全部运到了大后方的重庆。只剩下了农学院的实验动物了，但是上方考虑到日军的侵袭，打算丢弃这些动物，但是当时中央大学农场技师王西亭执意要把这些动物带走，他说：“这些动物是我们辛辛苦苦培育了几年才养出来的优良品种，这是我们的努力之后的成果，不管怎样，绝不能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连根毛也不能给敌人留下。”

12月9号赶在日军合围之前他们将一千多只动物全部运出了南京城。但是更难的挑战还在后面，这次动物西迁堪比长征，正逢战乱根本找不到交通工具，王西亭就把鸡鸭鹅这些难驱赶的动物都装进木箱，牛羊等就牵着赶着走去重庆，可是，这长达四百米的动物大军就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伍一样，行进速度非常缓慢。路途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一千多头牲畜，每天接近千斤的粮草问题，必须要花费很多时间寻找、采购，路上遇到的饥民很多，很多牲畜都被他们抢去，还要经常躲避日军的侵袭。1900公里，整整走了一年，路上还生了两只小牛，史称“动物西征”。1938年11月，这只特殊的动物大军终于到达重庆。赶牛的王西亭先生须发蓬松，好像是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时任校长罗家伦带着全体师生含着眼泪迎接了他们的到来。

“动物西迁”四千里艰难西征，没有一个人离队而去，他们本非军人，亦无命令，但是为了一个目标：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同仇敌忾！可谓是抗战中的另类长征。

“罗家伦走了以后，我父亲当即召开了畜牧场的员工大会。他知道这些良种牲畜的价值，在畜牧场职工开会的时候，我父亲就说想把这些动物带走，这个建议得到了全体员工的一致同意。”这是王西亭的儿子王德对我们讲述的话。读完动物西迁的故事，领会到动物西迁的精神，我对王西亭的敬佩与崇拜无法用言语表达，战火年代，不顾自身的安全，拼了命的保护这些动物，这是对科研成果的最大的尊重。

那个年代的科学研究，什么条件都很欠缺，但唯独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欠缺，那就是——对科研的尊重与热爱。当然，运输途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就船运这一过程，当时战争混乱，前方战事吃紧，很多人和事物都等着被运走，船只也显得很不足，供不应求。当王西亭一路询问，辛辛苦苦将动物们驱赶到轮船码头时，眼前的景象也让他惊呆了，人山人海挤在根本无票可售的售票窗口，有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掏枪威胁强行要登船……此时，时

任交通部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正坐镇宜昌。卢作孚被王西亭的爱国、爱校举动和抗日气节所感动：“王先生，人不作亡国奴，动物也不作亡国奴！舍身取义的精神可敬可佩啊！”卢作孚当场同意不计成本，无偿提供船只，并吩咐秘书安排，腾出船只和舱位将这批家畜运往重庆。

国难当头，每位爱国人士都在为中国做出奉献，吾辈怎敢忘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西亭的精神就这样流传开来，这不仅是抗日战争中勇敢无畏，敢于挑重担的无私精神，更是对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份尊重。

在他那个年代，经济相当落后，也经常挨饿受冻，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过上了好日子，每天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美食，但他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永远都不会过时。

永远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另一方面，虽说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参加什么革命事业，但是“忠诚”二字对我们来说仍然重要，我们要对父母忠诚，要对自己的事业忠诚，要对国家忠诚。

这次中央大学的西迁可以说是全民族伟大抗战中的另类长征，不仅保护传承了中国文化命脉，保存与延续了科学的火种，更在战争中将中国的高等教育发扬光大。

在刚刚过去的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中，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警钟响起的那一刻对死难者默哀，国家的受难者不能忘，国家的耻辱历史不能忘，他们时刻警醒着我们，要想不被欺负，自己必须要强大起来。

这就需要我们当代青年认真领悟先辈们为国奉献的精神，从他们身上学到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的人格魅力，坚守自己的岗位，用认真严谨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之前，我对动物科学这个专业只有些片面的了解，只知道步入这个行业以后要经常和动物打交道，接触的都是一些家禽类的动物，总觉得这个专业在历史上没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了解了王西亭先生的故事后，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动物科学这个专业如果没有他们这代人的努力与付出，根本就没有现在的动物学领域的丰硕成果，中国的畜牧业也不会进展的如此迅速，人们每天需要摄入的优质肉类食品就得不到这么好的保障。

因为这，我对动物科学这个专业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这个专业有了更高的敬意，我们现在的专业基础已经在先辈们的努力中得到很好的铺垫，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现在的好机遇，充分利用现在的优良条件，扎根投身于科学研究中，秉承着先辈们的精神，带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努力学习，为人民培育出更加优良的动物品种，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让每一个人都能从吃的饱转到吃的好，让人民的生活质量更进一步。

观《南京 1937 动物西迁》有感

动科 2004 徐煜栋

从刚入学成为动科院一员的那段时间，我便对历史上南京 1937 动物西迁的事迹略有耳闻。再到后来有幸成为院举办的动物西迁话剧的台词创作人，我便对这段历史有了深刻的印象。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南京城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为了救亡图存，保护传承中国文化命脉，保存与延续科学的火种，国立中央大学师生在抗战炮火中举校西迁至重庆、成都和贵阳。1937 年 10 月，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图书、仪器共 1900 箱西迁入川，唯有学校内由国外进口的千余头畜禽无法随校西迁。因此，动物西迁的故事拉开序幕。

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牧场技师的王西亭先生，不忍心将这些“由美国洛克菲勒文化基金资助购买，从国外进口的珍贵畜禽品种”丢在南京。秉持着“不惜一切代价，绝不留给敌人”的态度，他变卖了自己在南京的两处房产，加上学校发放的安置费，凑成了“动物大军”西迁的路费。1937 年 12 月，16 名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工和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畜禽组成的四百多米长的动物大军，在王西亭的带领下，从南京城的炮火中突围，踏上西迁“长征”。

长达 3000 公里西迁之路的艰辛不亚于红军长征。为了避免道路拥挤，敌机轰炸，他们选择了江北偏僻的农村道路。沿途打听敌军动向，取道还没有被敌军占领的地区探索、迂回而行。行动速度缓慢不说，队伍还得面对日军的围追堵截，动物的生病和死亡，以及人们心理的涣散。在西迁路上，最惨烈的是有 4 名员工在筹集粮草时，被村庄内的日军发现追赶。为掩护‘动物大军’行踪，其中 3 人刻意将敌军引向南边，被开枪打死。死里逃生的 1 人跑回北边报信，父亲才带着‘动物大军’躲过全军覆灭的劫难。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或许只有小牛犊的出生，才是人们唯一的希望来源。

到达宜宾后，王西亭求见卢作孚，但当时的卢作孚忙的不可开交，一次不行，再去一次还是不行，第三次卢作孚终于有时间听王西亭从头道来。当得知王西亭的故事后，卢作孚深为其爱国爱校举动和抗日气节所感动：“王先生，人不作亡国奴，动物也不作亡国奴！舍身取义可敬可佩啊！”他当场同意不计成本无偿提供船只，并吩咐秘书安排，挤出船只和舱位将这批家禽家畜运往重庆。在卢作孚的鼎力支持下，几天后，王西亭一行终于在宜昌登轮。这支“动物大军”逆江而上，最后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近一年时间，王西亭带着十几个教职工和由千头畜禽组成的“动物大军”跨越苏、皖、豫、鄂、川五省，辗转四千多里，从南京保卫战的炮火中突围，从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边缘地带穿越，抵达湖北宜昌。1938 年 11 月，王西亭和“动物大军”在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

帮助下，从宜昌逆江而上，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至此，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才全部完成。

“记住顽强坚守的前辈，否则就是背叛”。关于这次大迁徙，相关记载极少，以至解放初人们在整理农学院师生的花名册时，竟没有找到王西亭的任何记录，人们只知道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南京去世。一位为中国禽畜优良品种培养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就这样因人们的忽略，而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记住了罗家伦、卢作孚，却遗忘了王西亭，实在是一种遗憾。不过幸运的是，类似于《小朋友》、《王西亭》、《大朋友和小朋友》之类的话剧表演、绘本，王先生的伟大事迹还是流传了下来。

“碧血丹心，爱国护校”。动物西迁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动物品种，更是南农大动科院百年不变“厚德博学，笃行兴牧”院训和南农“诚朴勤仁”校训的体现。近百年来，中国现代畜牧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变，从变到强，稳步深入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大跃进的左倾年代，亦或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时代，一代又一代的动科人，为了追求真理、追求知识，从来不辞劳苦，只求为祖国的畜牧事业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像是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之一张松荫先生，“笃行”的践行者梁祖铎先生，或者朴实勤恳的汪德章先生，都是动科院历史上勤恳敬业的代表。

作为一名大学生，“动物西迁”的故事让我明白了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利益层面，而应该铭记这段伟大的历史，传承动物西迁精神，树立正确的认识，把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学习弥补国家空缺人才岗位，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动物西迁”是战争年代我国人民不畏强敌积极反抗的一个缩影。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学的文化。南农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双一流大学，正是像动科这样伟大的院系撑起了南农的一片天。动科的前辈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换来了如今不断为国家输送高质量人才的动物科技学院。如今的南农正向着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道路上飞奔，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动科学子为之奋斗。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动物西迁”是我们动科人的骄傲，它记录的是南农人一段可歌可泣的反抗史。作为一名动科人，在传承“厚德博学，笃行兴牧”院训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向那些先辈们学习，学习他们“胸怀大局，艰苦拼搏”的精神。我们要将这种精神落实到学习行动当中，时刻牢记，发扬光大，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从西迁中看动科精神

动物类 2005 班丁千卜

我们铭记历史，我们传承历史。先辈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坚韧不拔的品质传承至今，沉淀为“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美好院训。

在当时可能是他们作为中国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但是到了现在的今天，他们的精神在后世产生了悠远的影响。1937年冬天的12月份，也一定如今天的寒风一样，让人感到寒凉。惨无人道的日本人在南京这块沃土上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然而就在四天前，国立中央大学的四名校工赶着从外国进口而来的优良牲畜，踏上了前往重庆的道路。

在日本侵略南京的前夕，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早就料到了，日本人不会遵守国际公约，对教育设施进行摧毁。所以当在上海失守的时候，他决定举校迁往重庆。然而，最让校长罗家伦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外国进口而来的优良牲畜。最终他决定带着部分动物迁往重庆。当最后检查过，学校基本清空以后，罗家伦对校工王酉亭说：“无论如何都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乃至一鸡一鸭。”最终看了一眼留下的牲畜，依依不舍的踏上了前往重庆的道路。

随着日本人的一天天逼近，王酉亭和他的同事决定将这些动物全部送到重庆。他们用大动物背着小动物，经过了接近一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将这些动物都送回到了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手中。罗家伦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了他们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校工，更是鬓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和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他拥抱。”更让人感到神奇的是在西迁的途中，虽然经历了重重困难，但这些养尊处优的牲畜竟无一只一头死亡，还诞生了一只小牛。这让人们都感到了生命的力量。正是这四个以国家和学校利益为重的养殖者才使得我们动物科技学院能够更好的发展至今。他们带着动物西迁的壮举对中国现代动物养殖事业的发展也有这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应当记住这四个人的名字：王酉亭，吴谦，曹占庭，袁为民。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当今动科人永远标榜。他们保护下来的优良品种也为中国现代动物生产的育种与遗传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当年国立中央大学以“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为校训。今天我们的院训“厚德博学，笃行兴牧”与之相似相承。当时罗家伦校长以诚朴雄伟，励学敦行要求学生们承担起复兴民族的重任，埋头用功，不计名利，诚心向学，并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伟大事业。我们的院训受历史的影响同样期望我们能够做到心胸宽广不以个人得失为主，重公轻私，博采众长，追求广博的学识和渊博的学问，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学以致用，最后身为一个动科人还要能够

大兴中国畜牧业，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提供优质的肉蛋奶。

这种西迁精神为后来中国动物科技的发展产生了长足的影响。使得动科人能够不畏艰辛与困难，坚持向前，在探寻动物生长与繁育方面知难而上，深入探索，逐步解开动物身上的所有秘密。

看完《南京 1937 动物西迁》之后我也不禁感到无比震撼，不由的回想了我与动科的故事。

其实一直在拿到南农动科院的录取通知书之前，我都没有听说过动物科学与水产养殖，更对动物科学与水产养殖一无所知。说实话，当看到我的录取专业时，我的心里是失望的。这和我本来想学的经济与金融专业相距甚远，后来我开始了解动科，深入动科。我逐渐发现了动科的魅力，发现了它的前景与优势。到了学校以后，老师和学姐学长们对我们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介绍。在以前当朋友和同学问起我学什么专业的时候，我都会调侃一句我是养猪的，但现在当我说出养猪时，我感受到的是养猪背后的科技与信念。我敢肯定绝大多数人，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吃的猪是什么品种，也更不会知道他们现在所吃的猪的品种是 1937 年的那个冬天，由四位不平凡的人物从南京带到了重庆，最后传承下来了。动物科技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是最基础的科学。正是这种最基础的科学，才可以培养人们朴实敦厚的品质，才会培养出像王西亭他们一样，无论如何都要把动物送到重庆，把动物喂养好的动科人。既然已经走上了动科的道路，我便决定将其走到底。了解了西迁精神后，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

国家需要尖端的科学人才，同样也需要基础的科学人才。现在的生活富裕，人们渐渐忘记了农业与畜牧业的重要性。只有我们这些真正走上农业道路的人，才可以体会到农业的重要性，以及该方面人才的缺失。走上动科这条路，这将是祖国需要我们去哪我们便去哪迈出的第一步。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曾经说过：“所有的知识、一切的问题与答案，全都包含在狗身上。”人类从动物身上获得许多好处，也能从动物身上更清楚的看清自己。所以即使世界经济动荡，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动物科学的进步。即使是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动荡的时候，动物也会生存发展，动物科学也要发展。

西迁精神流传至今，历史长河滚滚向前。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可以永存，我想不是艺术，不是科技，而是那一件件感人至深的历史事件，以及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不可磨灭的品质。最后，我要再次向王先生和他的四位工友致敬！

从“动物西迁”看动科院院训

动物类 2005 贾堃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为避战火，内地高校纷纷西迁。国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抗战期间，两所国立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都炸死了；而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的鸡犬不留，却是全部都搬迁到了陪都重庆。”后者指的是“动物西迁”，一场在时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中央大学农场场长的王西亭的带领下，十几名校工在战火中将上千头珍惜实验动物迁至重庆的大迁徙。

当时的中央大学农学院，也就是现在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而在“动物西迁”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中体现的精神，无疑影响了我动科院的院训。“厚德，博学，笃行，兴牧”，从“动物西迁”中，我们均可略知一二。

厚德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即有大德，表示心胸宽广，不看重个人得失，重公轻私。以这个定义来看参与“动物西迁”的人们，无疑，他们都可以被称为厚德之人。从心胸来看，他们都是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在战局紧迫，火烧眉毛的时候，可以为了一群动物放弃直达重庆的船票，反而以身涉险，不可谓不豁达。为了动物西迁，他们不仅投入了中央大学发给的遣散费，还将自己的身家也拿出来，只望动物们能吃的更好、走的更远。而当他们抵达重庆后，没有人要求学校补偿自己、以此作为自己升职加薪的资本，他们只是拿到了学校发的慰问金，仍然在自己的本职上继续工作。学校的珍惜动物是公，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私，在他们心中这二者孰轻孰重，他们走过的征途即是铁一般的证明。西迁大军中的他们，以厚德之心走上征程，亦以漫漫长路砥砺了自己的厚德。

博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指的是为学应该保持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广泛的猎取知识。据有限的资料推测，西迁大军十二人中，有中央大学教师四人，校工八人。王西亭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自1931年起担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技师、畜牧兽医兼场长。如此学历在那个年代实属高级知识分子，而他所担任的职位也可作为他自身十分博学的佐证。除了学术上的博学，王西亭还有实践上的博学。在与中央大学引进的珍惜动物们朝夕相处、悉心呵护的六年中，他渐渐总结出了这些宝贝们的生活习性。这些经验不仅使他以及负责农场工作的其他教师、校工在日常工作中可以更加游刃有余的应对动物们的各种状况，也在西迁路上，在那前所未有的艰难征程中，使他们可以用恶劣的条件创造出起码能够保障动物们生命的环境。

笃行

“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其意为忠贞不渝，坚持不懈的践行自己所知所学。“动物西迁”本身，就是一次最好的笃行。从现实角度看，他们是在坚持自己对责任的理解。在当时来看，他们不仅担起了作为中央大学教师、校工的责任，更是担起了以个人的些微力量推动中国畜牧研究继续发展的重大责任。而如果从学术角度看，在西迁路上，他们也被迫完成了一次次的实践。从如何带着千多头动物尽快地长途跋涉，到这些动物的饲喂、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何照顾它们，再到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及日军的咄咄攻势……西迁途中，他们遇到的困难绝不仅仅只有这些，而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到底如何克服了这种种问题，我们只能看到他们耗时一年，跨越四千多里路，没有一头大牲口死亡。虽然最后抵达重庆的他们蓬头垢面，一个个犹如牧羊归来的苏武，但是他们成功走完了这辉煌的征程，他们坚定的走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青史留名的西迁路。

兴牧

在其位，谋其政。既然是动物科技学院，就应该以振兴我国畜牧业为目标，投身到畜牧业建设中去。西迁大军中的所有人，都向着这一崇高目标共同奋斗。为了兴牧，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必多言，而动物西迁的直接意义则是以较大的种群规模保存了这批国外引进的珍惜种畜，使迁校后的中央大学师生可以顺利开展各种研究，为战后我国的畜牧业建设打下了基础。在精神层面，“西迁精神”俨然成为了动科人的指路明灯，而这一精神的核心，是为国奉献、是振兴畜牧业。

笔者相信，我院当年拟定院训时，一定经历了对动科院悠久历史的去芜存菁，撷取其中发光的精神，再以传承这些精神为基础，以引领我院思想、推动学术研究、指明师生奋斗方向为目的，最终浓缩出了“厚德，博学，笃行，兴牧”八字院训。我们应该从院训这提纲挈领的八个字中，找到自己今后努力的目标，向上求索动科院一脉相承的优良精神，向内追求个人精神品质与科研能力、实践能力的提升，最终在畜牧业研究领域继往开来，续写动科院的辉煌篇章。

一生一事 ——纪录片《大家》观后感

动物类 2006 胡康瑶 王雨冰

数小时前，我签收了一份来自家乡的快递，是母亲寄来的冬衣——两件羽绒服、数套秋衣，还有一件羊毛衫。

对于现在的我们，羊毛面料司空见惯，甚至在在一些网购平台就能以实惠的价格买到形形色色的羊毛制品。生活水平的提升，使我们对衣着越来越讲究，对服装面料的要求、质感的要求越来越高，羊毛面料色泽自然柔和、保暖效果好、触感优越，是制作高档服装的首选面料。然而很多年前，羊毛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市场上的羊毛多是从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价格昂贵，且由于过于依赖进口阻碍了中国本土羊毛产业的发展。究其原因，羊毛出在羊身上，当时中国没有好的细毛羊，没有高品质的羊毛作为原料，所以很难做出高品质的羊毛面料。一直到解放后几十年，这个问题才被解决，攻克这一难题的，正巧是我今天“认识”的刘守仁院士，《大家》的男主角。

刘院士培育出了超细品系的细毛羊，细度堪比山羊绒，产量是山羊绒的好几倍，足以做出高品质的羊毛面料。然而高品质羊毛面料背后的故事，是当代青年应该了解、应该学习的优秀素养。

刘守仁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新疆工作。不同于一些“咸鱼”青年，抱有远大理想的他并不甘于现状，而是希望干出一番大事业，干大事业，首先要历练，要积累自己的经验。他曾说“你学畜牧的，不到牧区，不知道什么叫草原”，实际上表达了一种观点。对于大学生来说，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只有能运用起来，这知识才是自己的，而如何学会运用知识？这就需要到实践中体会，正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实践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刘守仁院士当时为了养好羊，跟牧民们住在一起，羊繁殖期时吃饭吃着吃着就要去看羊，看回来再继续吃，没有条件洗手；晚上睡觉不脱衣服，为的是能够很快地起床来给羊喂草料。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刘院士认真地培养羊，也得到了当地牧民的信任和认可。我们南农大学生也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记好诚朴勤仁的校训，平时认真学好书本知识，积极把握实践的机会，多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刘院士刚到新疆时，当地只有哈萨克羊，产出的羊毛有颜色，质地还很粗糙，无法做出好羊毛面料。经过思考与观察，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前苏联的阿尔泰羊来和哈萨克羊育种，有了想法后就开始了育种工作，一干就是好几年，期间经历了羊不适应环境、工作条件差等困难，但他们最终取得了成功。大胆假设，积极求证，不放弃，是刘院士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态度。对于自己的猜测要有信心，不要中途放弃。在科研上，一个项目、一个计划的成功往

往需要很长时间，这其中会有很多挫折、很多失败，但是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能半途而废，认定了一件事，就要努力把它完成。

这一路走来，刘守仁院士面临着诸多困难。没有仪器鉴定羊毛数量与质量，他就亲自动手一根根的数、一根根的看。杂交细羊毛刚出生就大量死亡，他也毫不气馁，从头再来。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在 1985 年成功培育出来可以达到同类进口澳洲羊毛的纺织性能的“中国美利奴(新疆军垦型)细毛羊”。而刘守仁打破传统独创的“血亲级进育种法”及品种品系齐育共进的选种配套技术，正是我们国家没有等上 100 年，也没有让良种细毛羊只生长在别国的土地上的关键。刘守仁院士这一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刘守仁院士的创新，是刘守仁院士的敢做敢想，我们也应从中学习到刘院士的创新精神，在研究过程中，要敢于大胆设想，勇敢尝试各种方法，失败并不可怕，但若永远不踏出不同于传统的步伐，只会循规蹈矩，那我们的人生也很难有所伟大的成就了。

到了 20 世纪九十年代，刘守仁院士又再次面对了市场的风云突变，羊肉价格飞涨，羊毛只相当于羊肉价格的三分之一。面对如此窘境，刘院士又一次选择了大胆尝试，他试图建立军垦细毛羊的肉用，乃至多胎肉用品系。从这一次事件中，我又一次为刘守仁院士的大胆设想感到叹服，也愈加明白刘守仁院士能获如此高评价与成就的缘由，并更加反思检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魄力。

进入 21 世纪，遗传工程与基因技术的兴起，又一次的让刘守仁院士看到了对绵羊育种，特别是培育多胎肉用品系的重要性。于是他筹借资金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继续攻克培育多胎的困难。于 2005 年成功培育出肉用、多胎肉用、超细毛三个新品系羊，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美利奴羊的多用性能，并与市场形成了有效对接。2007 年，他又再次筹措组建了体细胞克隆实验室，运用基因诊断技术建立的多胎等性状分子标记鉴定方法再次加快新绵羊品种(品系)的培育速度。哪怕在如今这个年龄他依然想着如何再培育出一个新的绵羊品种。刘守仁院士真正的做到了一生专注一件事，并将它做到了极致。一只羊，就是一辈子。

纵观刘守仁院士的过往经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专注的力量，告诉我们大胆创新的重要，告诉我们坚持不懈的意义。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到，选择自己想要研究或从业的方向，然后愿意一直不放弃的坚持下去，懂得活用所学知识，懂得大胆设想创新，面对困难也愿意迎难而上，面对失败也愿意从头再来，如刘守仁院士一般，终能成就自己的未来。

我望向那件羊毛衫，我想今冬必然很暖和，因为心中滚烫；我望向那件羊毛衫，不知它产自何方，却好像能看见，我将去往何方。

一生坚持一项热爱，一生坚守一片领域，一生一事，初心不改。

动科院的前世与今生

——动科院发展史 PPT 阅读心得

动物类 2006-陈思进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办学历史悠久，渊源于 1917 年南京高等师范所设农科，是国内最早设立的一个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单位。学院在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形成了“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院训。而作为动科院大一新生的我们，更应了解动科院的发展史，深度挖掘学院的精神与故事。

一百多年前，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与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中国畜牧业日趋衰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农牧业现代化进程。而正是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受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引导，中国畜牧科技开始与西方先进畜牧科技接触，为传统畜牧走向现代畜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农科，之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畜牧系，成为南农大动科院的前身。

这一时期，学生的学习条件很艰苦，但学校良好的学习风气和传统让同学们依然保持和传递着良好的学风。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学院克服困难，从国外聘请知名教授来学院授课与交流，学生们都表现出积极的学习热情。同时，很多老师们无惧当时所处环境之艰难，安贫乐道，苦心孤诣地教书育人，公私分明地坚持操守，教会学生从生活中体悟未来，使学生们受益良多。学生们的成才立业与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学院学生和老师的这种不惧挫折，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1937 年 7 月，日本野蛮侵略，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国立中央大学随迁四川重庆和成都。农学院的牲畜有许多是从外国引进的，非常珍贵，于是中央大学农场长王酉亭和四个校工带着上千动物良种，历经艰险，从安徽到河南，再从河南到湖北。他们一路赶着牲畜，走到了宜昌，再在那儿装上船来到了重庆。和他们同行的，除了那些珍贵的牛群以外，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这些牛群们，背着鸡笼、鸭笼始终慢悠悠的走着，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走两三天就要休息一星期。就这样，王酉亭他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来到宜昌。最惊奇的是，这漫长的时间、这遥远的路途，竟然没有死亡一头大牲畜，还添了一头小牛。这就是著名的 1937 动物西迁。

虽只是中央大学的校工，但他们也是西迁路上的优秀代表。他们遭遇挫折时的坚韧不拔、照顾动物时的认真细致、面对家仇国恨时的舍生忘死，无一不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他们讲述了一个历经一年、跨越四千里的传奇，弘扬了一种“人不作亡国奴，

动物也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既体现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共性,又突出了文人抗战的个性。

在这一过程中,动物从“供学生观察实验”的工具变成了人们眼中“一头也不能少的”朋友。人与兽相依为命、不离不弃的真挚情感,体现了“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关怀。而这一情感,又逐渐转变为对侵略者的仇视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这次大规模的动物迁移,保存了国立中央大学畜牧系的学术实力,赓续了文化命脉,培养了急需人才,开拓了内陆空间。它推动了南农大动科院进一步的形成,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成就了学院的“西迁精神”。

1945年,抗战胜利,中大师生分8批返回南京。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成立南京农学院,由原南京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分设畜牧、兽医两个专业。之后又经历了全国院系大调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出现了金善宝、陈效华、濮成德、罗清生、王栋、梁祖铎等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培养了数不清的优秀农业人才。

新中国建立后,学院学生为“向科学进军”而刻苦学习,形成了学院“以学科建设为主线,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的发展思路。改革开放后,学院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先后成立了多个研究机构,积极承担各类科研项目,举办实验技能班,派员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设立新的学科点,充实学科人才,形成优势学科,完善教学计划,积极购买实验仪器设备,加大硬件投入,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机会。

动科院如今所取得的成就,都得益于学院领导的正确决策和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而这一切也成就了动科院一百多年的光辉历史,也成就了学院“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院训。长期以来,南农动科人无论什么条件,都表现出积极学习态度,博学多才,刻苦学习。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畜牧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变、从变到强,稳步深入发展的过程。而动科院有着百年历史,几经曲折,无论是在战火飞奔的年代,还是动乱的岁月,或者是和平年代,一代又一代前辈或后学,为了追求真理、追求知识,从来不辞劳苦,只求为祖国的畜牧事业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希望我们能一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始终秉承“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精神,努力学习,为中国乃至世界动物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读院史：看先辈之姿，论吾辈之责

动科 191 苏晓彤

近几日，我有幸能得机会深入了解我们动物科技学院的发展历程，并深受其中的曲折故事与先辈事迹所启发与震撼。读院史，我方才了解自己能为动物科技学院的一员是多么的光荣，而我们又身负着怎样的责任与使命。

（一）屈辱中的觉醒

1840 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船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进入了世界市场，大量的外来商品开始流入中国，中国的农业与工商业深受冲击。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为了对抗在华倾销的洋布，夺回利权，自光绪 18 年设立织布局，计划日产布千匹，但是这个计划很快破灭。因为要达成这个目标，每年需要消耗棉花 10 万担，以当时中国的棉花种植水平，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为此，张之洞引入美棉，但又因为错过最佳种植时期，加之棉农文化程度极低，不懂种植技术，而以失败告终。也正是这几年，湖北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大量饥民涌向街头。面对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形，张之洞认真考虑农业教育问题，随后开始着手建设起了农务学堂与模范农场。而我国著名的几所高校的前体就此诞生：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等等，也正是这些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新式农业所需的人才。涉农人才增加，外来优良作物、畜种引入中国才得到了合适的推广，中国的农业发展也因此从以前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型，为其他行业的转型提升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从张之洞的建校历程，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屈辱中的觉醒。从前我们自足于小农经济，务农知识不过是口耳相传，并且传承的也不是系统化、科学化的知识，务农人文化水平低下，直接导致国家总体农业水平的低下。而没有发达的农业提供原材料，国家想发展独立自主的、发达的工商业不过是天方夜谭！那发达的农业怎么来？张之洞敏锐的看到了最关键的一环——教育。只有拥有丰富专业知识、文化水平高的务农人，让他们为中国农业注入新鲜的血液，中国的农业才能实现转型，走向辉煌！所以，作为涉农高校的一员、南农大动物科技学院的一员，我们身上的责任，不是以后要养好一群猪、牛等等，而是要为中国畜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与符合国情的想法措施，为中国畜牧科技的创新注入新鲜血液，为中国其他行业的发展奠定最基本的保障。国民吃不饱、吃不好，国家富强从何谈起呢？

（二）曲折中的一片丹心

在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正式成立前，曾经历过多所学校的变迁以及曲折发展。其中三校合并形成了东南大学畜牧系，后又形成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而正是这个时期发生了著名

的动物长征事件—中大畜牧系西迁。

曾记得著名考研导师张雪峰曾调侃过这个事件，说历史上有所学校因为“搬家”出了名，不仅老师学生、书本仪器搬走了，而且连农场的鸡鸭牛狗猪也没给日本人留下。而说到这个事件，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时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兽医兼场长的王西亭。当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不断逼近南京，中央大学迅速组织迁校，但学校只负责运走图书仪器以及师生亲属，农场里的大批高价引进的、珍贵的实验教学动物面临被抛弃的境地。见此，王西亭毅然泪别妻儿，放弃随船西迁，带领一批农场人员，率领着动物大军，历经一年的严寒酷暑、风餐露宿，步行千万余里，终带着动物大军从南京安全迁到重庆。

是什么让王西亭甘愿放弃登上南京沦陷前的“诺亚方舟”，为一批动物陷自己于灾难险境的呢？是他对国家教育事业的一片情深，对国家农业人才培养的执着，更是他甘愿为国家畜牧业发展而付出生命的一片丹心！在我看来，我们作为未来发展和建设国家畜牧业的预备人才，比起专业知识，王西亭身上那种对畜牧业、对人民、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更加重要，有着这样的赤诚之心我们会爱且尊重自己的专业、未来的行业，无论在这条路上我们会遇到多少的困难与嘲讽，我们也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三）现在与未来的我们

在历经抗日战争、大跃进以及文革十年等等的一系列磨难后，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终于诞生。动科院诞生以来，继承前辈的精神与成就，在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不断作出卓越科学贡献。如今我们作为其中一员，更应明前辈之不易，知当代畜牧专业学子之责：成厚德博学之人，笃行兴牧以强国。

勤勉好学。作为学生，我们的首要任务仍旧是学习，在民国时期我们的前辈即使是在枪林炮雨中也能绘出精细的解剖图、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而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学校与国家也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with 资源，我们更没有理由荒废学业、终日无所事事。而只有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未来我们才有可能在更深的科研领域有所建树；

知行合一，不怕苦不怕累。袁隆平爷爷曾说过：如果不愿意下地，这样的学生我不带的。学农，总要无可避免的做些“脏活累活”，但如果你不去“下地”实践，终日纸上谈兵，你怎么知道农民需要什么、真正生产实践中技术的缺陷在哪里呢？笃行，是学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敢于实践、吃得了苦是“农人”最重要的品质。

最后，作为南农动科院的一员，我很骄傲，也很自豪。学农、去养猪、养鱼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国家要富强，国民就要吃得好，可现如今中国猪牛羊肉价格居高不下，社会中下层人民根本无法实现吃肉自由。中国要实现中国梦，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不仅科技武器要走在世界前列，人民的饮食水平更要与发达国家的相匹配。而解决动物生产饲养难题，使中国

人吃上又好又便宜的肉蛋奶，就要看我们动物科技人才的了！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不负青春大好年华、不负学校与国家的殷殷期望，奋斗吧！

动物科技学院院史观后感

动科 192 朱磊磊

中国自史至今便是一个农业大国，鸦片战争使世界先进的畜牧业科技传入这片东方的大地。风谲云诡，晨光熹微，英法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亦开启了中国走向近现代的步伐。

早在清朝末年，朝廷重大官员已经意识到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性。清政府通过在国内办理高等学府，开展畜牧兽医类专业，向国外选派留学畜牧人员，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任教，翻译出版国外畜牧科技著作等发展我国畜牧业。而动物科学院就是由各个涉农领先学府百川汇流，经过时间的洗礼，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发展至今。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中，少不了的是坎坷与艰辛。近代，中国人民顽强抵抗，奋力拼搏，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这一段悲惨激烈的历史之中，中国畜牧业发展之路也可谓是遍布荆棘，充满了心酸与回忆。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人尽皆知，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动物长征你又听闻过多少。对院史的了解与学习让我感慨良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南京岌岌可危。中央大学被迫西迁重庆。由于船只器具的限制，只有图书和精密仪器可装箱携带离开而中央大学从国外引进的畜生家禽如美国火鸡，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等品种是用于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和国家财产，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保护存留，不可丢失遗弃。12月9日凌晨，王西亭负责带领数人将畜牧场的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并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3日后南京30万军民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劫难。西征开始，长达四百米的动物大军就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伍一样，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供给动物的粮草、动物路途中的健康问题，都是西迁途中急需解决的难题。王西亭深感压力倍增。长途跋涉困难艰辛，肩头责任重于泰山。王西亭历经艰辛险恶，只求过关，一本地图、电筒和自行车、一份中大证件、一路联络交涉。1938年6月中旬在徐州附近，敌军突袭，“动物大军”的牲畜惊恐万状，四处逃散时也被炸死许多。看见倒在血泊中的马牛羊、死去的鸡鸭鹅兔，王西亭心如刀绞，痛苦万分。历经磨难，历经四千里，于1938年11月在山城重庆聚首相欢。时任校长罗家伦评价王西亭为“中央大学的功臣”对此，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无限感慨：“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王西亭放弃了船票，选择与动物同进退。在危难时刻担当起保护科研品种的重任，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愿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使同代人感慨，值得当今乃至后代的科研人员膜拜与学习。他为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石，提高国家对畜牧业的重视。王西亭的精神，行为，

责任与担当，载入史册，为后人所敬仰。

除了王酉亭老前辈外还有众多畜牧兽医类教授，专家为此奉献终生。如罗清生教授，1919年入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攻读兽医学，1923年获兽医博士学位。他不忘祖国，放弃国外先进的科研器械，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坚持回国。罗清生自归国后，一直从事高等兽医教育工作达半个多世纪，学术造诣极深，是我国现代家畜传染病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高级兽医人才。陈之长，同为当时的佼佼者。他将其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的畜牧兽医教育事业。他聘请到不少国内名流、专家来系任教，合作共事。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不少已成为蜚声国际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他的一生为畜牧兽医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今天，我们纪念诸位前辈，更要学习他们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精神、诲人不倦的教风和严谨认真的做人品德，继承和发扬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高尚品质和奋进精神，为发展我国的畜牧兽医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时代在变化，过去终将成为历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时代，畜牧业内仍然不缺少这种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自动科技学院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着“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院训，每位师生都牢记，谨遵，熏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

厚德 —— 语出《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体现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与时俱进。就像大地一样宽广深厚的高尚品德，以博大宽容的道德胸怀包举万物，承载理想的民族精神。引“厚德”二字，意在期望师生员工以高尚的道德立身，以高尚的道德承载天下重任。

博学 —— 语出《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博学”既指广泛学习，也指学问渊博。用“博学”二字就是倡导师生员工努力学习，博采众长，追求广博的学识和渊博的学问。

笃行 —— 语出《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笃行的本意是专一实行，踏实去做。取“笃行”二字是引导师生员工脚踏实地、身体力行。

兴牧 —— 即以前六字为基础明确目的。一位教授讲课时提到，“德”可以理解为风标，引导正确的方向；“博学”为基础，唯有广泛的学习，掌握了知识才能实现理想目标；“笃行兴牧”则明确展示了方向与目的。通过渊博的知识，实现畜牧业的兴盛，为畜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历经百年的沉淀与积累，凭借当今发达的科技水平，以先者前辈为榜样，继续探索前行。我们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展望未来。拿出更多的勇气与力量，坚信动物科技学院经久不衰，动科学子大有可为。

发掘动物科技学院发展史有感

动科 192 赵建磊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是南京农业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单位，观看学习动物科技学院的发展史后，我不光对于我们动物科技学院的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而且也从精神层次上对我们学院有一些体会和感受。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与畜牧产业直接对应的动物科技教育的发展道路却是曲折的，道路艰险的。

近代畜牧教育的启蒙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力求维护清朝统治的洋务派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其先进的技术，中国农业教育也因此得到了启蒙，而后的维新运动则促进了近代农业教育体系的建立，而专门的畜牧教育体系的初创则是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奏请创设的储材学堂，其中的农政科就初次包含有畜牧。在 1913 年近代意义上的畜牧系才真正建立：几经更名的江北农事试验场正式更名为“江苏省第三农业学校”并设农科与畜牧两科。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东南大学畜牧系的首席系主任汪德章教授，东南大学畜牧系的设立，标志着畜牧学科在大学农科教育中获得确定的地位。汪德章先生字启愚，江苏省吴县人。生于 1890 年，卒于 1951 年，享年 61 岁。他是畜牧学家，也是中国最早一批赴外国学习畜牧科学技术的留学生。汪德章教授于 1905 年入北京京师译学馆学习，1908 年毕业后即赴美国求学，他先在伊利诺依大学就读，获得农学学士学位；后又在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获得畜牧硕士学位。学成后他的选择不是在海外深造，而是毅然决然的决定回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做贡献。

我深深地为汪德章教授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他当时当然可以选择海外深造，那么他会获得更高的成就、更高的名誉，但是相对的我国的畜牧业的发展却缺少一份强大的力量、一个强大的带头人，可能发展会相比现在落后好多年。如果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能如汪德章先生一般，那么毋庸置疑我们中国将会更加强大。

1917 年至 1951 年的 30 余年间，他历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教授、江苏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教授、南京高等师范院校教授、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河南农业专门学校教授、私立南通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国立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并且还兼任有些院校的系主任、校长。

几十年中，他始终奋斗在畜牧学的教学岗位上，对教学非常认真负责。我深深敬佩与学习汪德章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与教学态度。他平时还十分重视对教学资料的搜集，译著了《家畜饲养学全书》等书籍。王德章教授对我国畜牧业以及之后的动物科技学院发展做出的贡献我

想是无比巨大的。

在此之后，又经历了中央大学畜牧系时期。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将国立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等八校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正式命名为国立中央大学，预示着亚洲第一大学的诞生。

1938年到1945年是中大畜牧系的西迁时期，“中大的猪牛，绝不能成鬼子的盘中餐！”。1979年前的12月11日清晨，彻夜未眠的南京城又炸响了日军攻击中华门、雨花台的炮声。3天之后，南京惨遭屠城。面临亡国灭种之危，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让四万同胞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宁死不当亡国奴，或全校集体长途跋涉，或三五结伴穿越封锁线，以赓续中华文化命脉为使命、以抗战胜利后重建国家为己任，西迁内地。在黄土高坡、在嘉陵江畔，大后方的中国高校“弦歌不辍”，不仅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更创下了世界教育史的奇迹。

在中央大学四次遭到日机轰炸后，西迁工作于是加紧进行。王西亭召集畜牧场的员工，提出再难也要将这千余头家禽家畜走陆路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他说：“国家外汇买来的猪牛，绝不能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只这一句话，当场就铁了这16位汉子的心。

战火中，保住家人性命安全自然是人们最大的愿望，但王西亭、吴谦、曹占亭、袁文明等16位教职员，却情愿为了这来之不易的牛马猪羊鸡鸭鹅，抛妻别子，走上生死未卜的险途。毕业于中央大学前身东南大学农科畜牧系的王西亭深知，中国还是个农业国，这些家禽家畜是优良品种，对国家战后重建的意义太大了！

12月5日，王西亭在长江边上的中山码头，送别妻小。家禽家畜西迁的巨额费用何来？王西亭用卖掉城里自家两处房产的钱款，雇船渡江和购买饲料，开始了这支“动物大军”的西迁之路。

“国破山河在，没有回头路！”、“人不作亡国奴，动物也不作亡国奴！”

当卢作孚得知王西亭为中大情愿放弃船票、离别家眷、长途跋涉，卢作孚深为其爱国爱校举动和抗日气节所感动，当场同意无偿提供船只、挤出舱位将这批家禽家畜运到重庆。

几天后，这支“动物大军”终于在宜昌登轮，逆江而上，经滩多浪急、险象丛生的三峡，途经秭归、巴东、奉节、万州、涪陵，最后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那天，中央大学和附中、附小师生以及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学区和家属区里涌出来，站在路旁热烈鼓掌欢迎他们。王西亭与校长罗家伦相拥而泣，有中大学生抱着牛马泣不成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听说此事后，无限感慨：“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王酉亭等 16 位中大的教职员工，本非军人，亦无命令，但他们却以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堪比苏武牧羊更危险的行程。

在我近日参加了动物科技学院的集体思政课上，就有关于动物西迁这一部分的历史舞台剧，我想，这也算是我对于动物科技学院的发展史的一些学习。我观看完之后，又更深刻的、深切的、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动物西迁的不易：炮弹的轰炸，路途的遥远，环境的艰难，这些无一不为西迁的先辈们带来重重困难。可是，当那一个初生的牛犊发出第一声吟叫，我们就又都重燃起了希望，只有挺过去了，中国的畜牧业才会有未来！王酉亭他们以普通人的抉择和命运，昭示了一个大时代的道理：中国为什么不会亡。

在这之后又经历了 1946 年到 1952 年的中大畜牧系复员南京时期、1978 年到 1983 年的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时期，终于在 1984 年迎来了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时期。

1984 年南京农学院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1994 年畜牧系更名为动物科学系，1996 年动物科学院成将原有的七个教组合并成四个系：动物繁育系、动物营养系、畜牧工程系、经济动物与水产学系。动物科技学院自成立以来在科研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 SCI 年度发表论文突破 170 篇，单篇 SCI 论文影响因子首次突破 10。

根据动物科技学院的发展历史我们可想而知，这些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是无数先辈们的坚持，热爱，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年度论文 170 篇，单篇 SCI 论文影响因子突破 10，这些庞大的数字，不仅代表着我院的发展实力与发展速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畜牧业在蓬勃兴起，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未来我想是不可限量的，是值得期盼的。

了解了学院的变迁，我为自己是动物科技学院的一份子而自豪，为有这样的母校而感到骄傲，我会更加努力，今天我学院为荣，明天学院以我为荣。畜牧业产业是一个日不落产业，身为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一名学子，我相信在未来，动物科技学院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起于初心，面朝未来

动科 192 谢婧

梦回过往，江山代有才人出。回看今朝，群山峰巅竞者攀。历史风云中是谁在拨云见日？漫漫征途中是谁在坚守初心？如今农业蒸蒸日上又是谁在默默筑基？今日动科之兴，起于初心，面朝未来。

“民以食为天”是古往今来留下的先辈话语。自“天火”突现大地，祖先意外发现其妙用，开始熟食之路以来，畜牧的种子就在历史上慢慢发芽。人们开始对动物进行捕捉、驯服、饲养、繁育、杂交，由此衍生出一个产业，畜牧业。一个行业的诞生必然会出现一批又一批引导者，他们有人拥有相关的天赋，亦或靠自身努力学习成为领头羊。他们有着少年热血，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不灭初心在这个行业发光发热。

而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张伯苓曾言：“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教育除教书习字，也有人格塑造的作用，一个老师的品德如何虽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学生的一生，但对还处于对社会认知建立时期的学子们而言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师者宜修养，以自身为例以示学子。

畜牧教育系统的初创源自百年前，张之洞洞察国情趋势毅然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兴建学堂，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便是在那个时候农政门开办，内含种植、畜牧、水利等专业。后来江苏省立第三农业学校设立畜牧科，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恢复畜牧科，再后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徐母族，国立中央大学前源的畜牧兽医教育从规划到实行。畜牧业在历史长河中崭露头角，焕发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1937 年是被历史铭记的一年，七月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号角就此吹响。在危机动荡中，中央大学被迫搬迁远离故土，去哪里？如何搬？成为了当时师生间谈论的问题。最终他们决定兵分三路，一路向重庆，一路向两湖，一路向成都。人的问题解决了，但种畜怎么办？是放让它们沦陷在这战火纷飞的世道中还是带着它们一起搬迁？最后有一个人站出来给出了答案，他的名字是邹树文，当时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他出面请民生公司援助将一部分的种畜带去重庆。就这样在当时出现了一批队伍，他们人畜共行驶向终点，在这乱世之中别是一番特殊的风景。虽然还是有大批珍贵的种畜沦为了战争的牺牲品，但希望的火种已然通过这次搬迁被传接下去，在神州大陆的另一个地方重新发光发热。

学子以师为明烛，在人生路途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他们也能成为别人的榜样。故众人皆可为师，以师为样修吾身。

战争的硝烟消散，离人终回南京。一批批学子满怀希望前来，使对知识的渴望让他们相聚

于古都金陵。在这莘莘学子当中有一位名为林珂的学生，小时候的他立志做一名航天事业者想要以航空救国，却在一次去西北的活动中改变了自己的目标。当时西北艰苦，粮食紧缺，气候严峻，牧民苦不堪言，见到此情此景，林珂不禁沉思是否依旧要以航天救国？自此他的想法开始改变了，亦如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他放弃了航天梦，选择进入畜牧业。可入学后摆在他面前的本国与欧美国家在农业方面的巨大差距让他一度产生怀疑，选择畜牧难道真的错了吗？但他很快从怀疑中醒来并且去主动寻找答案和目标，他发现我国当时农业技术水平较低，而想要进步就必须从这方面下手。当时的林珂废寝忘食地读书研究，不断改善自己的学习方法去探索创新，去打开那一扇尘封许久的农业大门。

女子本弱，世人亦将其禁锢于世俗的框架中。可古有木兰代父从军，李清照才学百世，武后指点天下，故女子不输男。

“女生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女子无才便是德，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这些声音就像阴暗中的低语腐蚀着多少女子的人生，浇灭她们对知识和自我独立的火苗。但总有一些女子，她们不甘于向这些言论和传统封建观念低头，她们决心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被世俗的框架所束缚。施正香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从南农畜牧专业到北京农学院如今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她传承南农不怕艰苦，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毅然在太湖猪场实习了100多天。当时猪场的艰苦环境连男生都没法忍受，但是她们不怕苦不怕累并且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施正香正是借助了这个机会极大增进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并且在脑海中初次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念。多年以后，施正香回想起这一段时间，她依旧十分怀念，在她看来如果没有当时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就没有今日的她。

在历史上又有多少像施正香和林珂一样的南农学子，他们有着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自身奉献的初心，而他们勤学和创新的的精神是他们不断为之拼搏的动力，就是在这样不断坚持和奋斗之下才有今日动科的成就和辉煌。面对前辈们传承下来的精神和希望的接力棒，身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该行动起来去规划属于我们的人生。

本科生阶段，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无疑是学习专业知识，只有拥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学习体系。其次作为当代大学生，也要有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在学习之余参与学科竞赛或是志愿者活动去丰富自己的人生和提升自身的技能。继承先辈们不怕苦不怕累的南农精神，牢记“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院训，牢记作为一名动科人的使命。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为了一个行业前行的必经之路，所以对于科技的运用和创新毅然成为了当下的一个目标，培养综合性人才显得更为重要。也正是如此，我们更应该涉及多方面不同专业的知识去完善自身体系。

既然我们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要明白自己站在这里的初心和目标然后借助这一双

臂膀面朝未来，眺望远方。钟声在古都金陵敲响，我们迎来属于我们的时代，中山陵脚下的朗朗书声，孝陵卫里奔向知识的一趟趟路程描绘出动科人的青春热血。

愿所有动科人起于初心，面朝未来。

牢记使命，笃力前行

动科 181 冒魏佳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起源于南京高等示范学校所设农科，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动物学科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

踩着历史的车轮走向未来

动物学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当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导致中国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远赴他国学习先进的思想、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运动来拯救被腐朽的清王朝毒害的国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内外交困的环境阻碍，中国的农牧业起初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甚至日渐衰落。后来一批又一批农牧先进知识分子出国留学、聘请国外专家到学堂演讲，传播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引进了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加速了近代我国农林专业人才的培养，动物学科逐渐形成。

经历实践的反复筛选后，动物科学这门专业留存了下来，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一门独立学科，力在培养一批又一批具备动物遗传育种、营养饲料配方、畜牧场规划等一系列与畜牧事业相关的知识人才，能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并在实践中完善理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心怀“执念”负重前行

在动物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也曾遭受过无数的打击和变迁，许多农牧专家学者以及老师怀揣着一份信仰和执念，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就是为了将动物学科延续下去，为未来畜牧业的发展保留“火种”。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却选择留下来，留在畜牧行业、将传播知识贯彻到底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可谓是伟大的牧者！

在学习院史的过程中给我触动最深的就是果断放弃最后一张船票的王西亭，他说“国不将国，何以为家？”，他的大国情怀让我感动，让我敬仰。1937 年，由于日本野蛮侵略中国，政府被迫迁往重庆，当时的中央大学也经历一番周转，只得随迁四川、重庆、成都。除了实验仪器和书籍外，老师们还需要想办法将大群畜种从南京迁往重庆，中间可是战火连天，想要带着一大群畜种一起西迁根本就难以实现，没有人有任何好办法。就在这时，这个“烫手山芋”就落到了王西亭手中，他深知这些畜种都是国家花高价从国外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畜种，对国家战后重建畜牧业的教学科研和品种改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经过艰难的抉择之后，他决定留下，在最后一班送教职工及其家属西迁的轮船撤离时，他忍痛护送妻子怀抱 8 个月的婴儿、四岁和八岁的女儿来到人潮拥挤的中山码头，临别之际，他没有多说，仅将一封托付友人照顾亲人的信件递给妻子，便放弃了这一条珍贵的逃生之路。

我认为可以称之伟大，伟大是因为他在危机关头能临危不惧，舍小我、舍小家来守护国家的畜种，可以说是为国家畜牧业的发展操碎了心；可以称之铁血刚毅，因为在西迁途中，即使遇到枪兵炮弹他也能不慌不乱，越挫越勇，总是能团结人心，总是能立即找到希望，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拼劲儿，誓死捍卫并坚持走到底；可以称之为命运之子，因为他受幸运之神的眷顾，西迁途中有机会能够及时与“中央大学”通讯联系，能带领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饥饿的夜晚，能成功躲过“全军覆没”的劫难.....

像王酉亭这样为国家、为畜牧业奉献一生的畜牧人才还有很多。在抗战时期，一批教授和优秀青年教师都坚守在畜牧兽医教育一线，因此，虽然在抗战时期西迁后的畜牧教育开设的课程很少，但是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教学水平很高，给我国战后畜牧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为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栋先生，一位勤恳朴实的畜牧人，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西迁精神”，虽然身处国家和民族处于深重灾难的年代——他降生于辛亥革命的纷乱年代，接着是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战乱，在国内是无止无休的军阀混战和各帝国主义从未间断过的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王栋先生在世的五十多度过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最后经过艰苦的全国解放战争，迎来了新中国。就在这样一个艰苦动荡，每天都可能存在生命危险和温饱问题的日子里，王栋依然能心系国家的畜牧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首先把植物-动物生产这一现代草原学的核心和精髓介绍到中国来，并亲自探讨了植物-动物生产的几乎全过程，并撰写了一系列科学专著。王栋老先生将土、草、畜、环境以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权衡这中间的联系和利害关系，成为草地农业生态系统思想的萌芽。王老先生一直在不断挑战传统，不断探索如何更好的完善农牧业的体系。针对我国的根深蒂固的单一谷物农业系统，王栋先生提出，种植业必须与畜牧业结合，这种先进思想在当时可谓是独具慧眼；面对中国单一谷物生产的旧农业系统，把“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当作真理的年代，对超稳定传统农业的挑战需要勇气，然而他做到了，并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的一生给我们的启示是以天下为己任、将崇高境界落到实处。王栋先生的一副对联中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我认为，这便是他自己的抱负——将推动国家农牧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亲历亲为，让百姓找到更科学的方法饲养畜禽，达到更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认为这正是的“西迁精神”。我认为，所谓的“西迁精神”，就是时刻心系畜牧业，不怕苦不怕累，不断地去学习、去实践、去探索，为促进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奋斗终身的一种“大我”精神，他值得我们所有的畜牧人去传承和发扬！

1996年，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成立，这是一个多么另人激动和感慨的日子。终于，经历了无数的战乱和奔波，动物学科这个专业得以保存和延续下来，并继续在南京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因此我们激动；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成就都是无数的教授、青年教授以及政府

的团结努力下取得的成果，让我们得以了解和学习这个学科，有机会为国家的畜牧事业添砖加瓦。

正如我们的院训所说，“厚德博学，笃行兴农”，“笃行”、“兴牧”是我们的执念，我们动科人就是要有大德大爱，既要有宽广的知识面、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才干，还要知行合一，脚踏实地地去践行，为发展祖国的畜牧业、振兴畜牧事业而奋斗，要时刻铭记并践行“西迁精神”！

古老之院训，不变之精神

动科 181 朱祯

“厚德博学，笃行兴牧”作为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圭臬之语，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教师和学生，成为他们一生努力的方向，而这古老的院训也成为南农动科院不变的精神被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如今，时代发展了，这一院训传承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手中，将其继续传承下去则又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和使命。习近平主席曾说过：“青年人要有使命，有担当。”站在动科院院训的角度，如何继续发扬光大“厚德博学，笃行兴牧”就是我们动科人的使命和担当。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身处大千世界的我们很容易在物欲横流中迷失自己、随波逐流，只因内心立场不坚定，缺乏道德精神和道德意志。我曾听动科院一位老党员说过这样一句话：“成才先成人。”此处的成人并非法律上规定的年满 18 周岁，而是指人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行，即有“厚德”。热爱祖国、关爱他人、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等等这些美好的品质都是“厚德”的具体表现。南农大的动科院前辈们坚守着“厚德载物”传统文化理念，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南农动科人。在中央大学时期，尽管条件艰苦，畜牧专业的老师也都非常爱惜公物，讲究节约，强调节俭，反对浪费。而现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基本上人人都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所以在用物方面渐渐失去了节约的意识。但是，现在南农大动科院的老师却不会因为日渐美好的生活而忘记动科院勤俭节约的可贵品质，反而是一直坚守并在课堂多次强调不可铺张浪费，即使是纸巾，能用一张也绝不用两张。老师们用他们的言行多次强调了“厚德”，让我们从各个方面领会其深意而为之，所以我们作为新一代青年怎可将其止于此？“厚德”之人必有作为，促人追求高尚精神生活，促人构建和谐社会。当然，“厚德”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需要我们结合时代不断完善其内容，更新其内涵，让“德”真正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有所体现，而不是只能成为歌颂的佳话，说说而已。

院训中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博学”，而作为一名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学习。大学的学习与高中初中小学有所不同，大学中习得的知识最终是要在实践中应用并能引起一定的效果。所谓博学，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允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尤目盲，耳聋，鼻病患者。”所以，现在动科专业的同学在学习的内容上并非局限于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是进行多方面学习，牢固基础；此外还会扩展性地学习兽医方面的相关知识，融会贯通。当然，现在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也需要结合现代技术来学习，就像生物统计学，需要我们用专用计算器和 SPSS 来进行计算得出结果进行分析讨论。但“博学”不单单涉猎即可，而是需要我们真正的理会悟透，有着求真求知的精神，仔细钻研，

勇于创新，敢于质疑，学有所得。

但是，再完美无缺的理论知识也只是空中楼阁，因此作为动科人还应做到的就是知行合一，要有着“纸上觉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自觉意识。家畜行为学家张松荫先生在担任养羊教研组主任期间，每年春季剪羊毛时，在主动征求每位教师的意见后亲自安排他们或带学生，或带科研任务到牧区去，到羊场去，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师生们的实践能力，成为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之一。南农大动科院的“笃行”意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到了今天，我们动科的同学从大一一开始就慢慢地接触到实验，从解剖学实验、无机有机化学实验，再到后来的生化生理实验，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提高我们的动手操作能力。而且动科院还鼓励每一位同学积极报名参加 SRT，培养每一位同学科研精神，同时又能从中学习到书上没有的知识点，为今后的科研之路铺砖加瓦。所以说，我们动科学生要好好珍惜每一次实践操作的机会，多动手去尝试，不要害怕失败，同时也要尊重实验结果，不可随意改造，科研求的是真，不是完美。

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实践——认识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而学习相当于一种认识的过程，操作相当于是一种实践的过程，所以学习——操作——学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理论学习支撑实践操作，实践操作证明理论学习，不断反复，不断循环向前发展，“博学而笃行”才能使我们南农大动科院“更上一层楼”。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一向注重对农业的发展，而其中畜牧业的发展也是农业发展的一部分。一百多年以来，南农大动科院一直把振兴我国畜牧业，振兴国家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现在这个目标落到了我们这一代动科人的身上，如何“兴牧”成为我们学习过程中着力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要使一个行业兴盛，首先应对其抱有热忱之心。韩正康先生一心向往学习畜牧，拒绝学习兽医、人医，坚持学习与家畜生理相关的知识，建立了全国首个家畜生理研究室。歌德曾说：“志向和热爱是伟大行为的双翼。”韩正康先生的行为很好地证实了这一句话，也成为了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其次，作为动科人我们也应抱有碧血丹青的精神。身处战乱年代的动科先辈们不惜一切研究发展畜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我们今天的畜牧业打下强有力的基础，这一切源于他们对国家人民深深的热爱。而现在国际合作频繁，我们动科人更应牢记老一辈的爱党爱国情怀，不能忘了根。最后，振兴畜牧需要我们不忘初心，为国为民献言献策。动科人的初心便是“兴牧”，现在科技发展了，如何将现代科技与畜牧行业结合使我们每一位动科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在每一次学习实践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并将自己的发现创造运用于实际，为百姓造福，为国家献策。

“厚德博学，笃行兴牧”这看似简单的八个字却能让我们动科人受益匪浅，经过百余年洗礼的院训，也仍旧是南农大动科人不变的精神。愿我们现在的动科人继续学习先辈们的可贵精

神品质，积极在学习生活中树立好的榜样，发挥院训精神，振兴畜牧，振兴国家！

百“与羊共舞，笃行兴牧”

动科 182 金宏莉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始终以“厚德博学、笃行兴牧”为院训，是国内最早的畜牧专业之一，已有百年历史，人才辈出。

60年前，他从南京农学院毕业，江南水乡，风光旖旎，这一切都没能留住他，怀着扎根边疆、建设祖国的情怀，随同成千上万热血的农垦科技人一起，从长江之滨奔赴天山脚下，来到了当时人烟稀少、满眼荒凉的新疆石河子，为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种下科技兴边的种子；60年间，他带领科研团队刻苦钻研，培育细毛羊新品种2个、新品系9个，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4项，为多个省区输送种羊达20多万只；60年后，他虽已年逾八旬，依然满腔热情地耕耘在科研一线，几乎每天都到研究所工作，查阅文献、指导研究。他就是一辈子从事细毛羊育种研究，“与羊共舞”六十载，被誉为“中国细毛羊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守仁。

澳大利亚细毛羊养羊业一直主导着世界羊毛市场，多年来其羊毛产量、质量均居世界首位，澳洲美利奴羊已成为世界细毛羊的模式品种。追求净毛量和纺织品级是世界细毛羊品种不断改进的主题。细羊毛细度、匀度随着毛纺工艺的提高和人们着装的时尚需求，成为各国育种者竞争的目标。世界各国纷纷引入澳美羊品种改造本国的细毛羊，培育不同生态类型的澳美化的细毛羊品种是羊毛产业发展的必然。轻柔、飘逸、超薄、可贴身，这些时装设计对布料的需求理念，无一例外地引导了纺织业对其原料的一种希期。高档、时髦和体面仍然是天然纤维织品的代名。毛绒强品的份额一直有一个消费层面的稳定支撑，并且会越来越大，所以发展羊毛产业不会有落伍之日。

但在当时，中国的细毛羊养殖现状却并不乐观。羊毛中的蛋白质不会使人出现过敏现象，也不会吸水，所以海军军服几乎都是羊毛制品，中国的羊毛供不应求，只能大量从澳大利亚进口。细毛羊最初产毛质量不高，产出的羊毛约25微米、60支纱，随着刘守仁等人的努力，最终培养出的超级细毛羊，羊毛约12微米。一只羊一次可产毛8.5-9公斤。刘守仁院士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用行动践行着“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院训，在澳洲羊毛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1955年，刘守仁大学毕业后奔赴新疆，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紫泥泉种羊场，担任畜牧技术员。当时，种羊场多数是哈萨克羊，虽然耐严寒、善攀岩，但个头小、毛粗色杂，仅有的几只阿尔泰羊体大毛细，但适应性差。那时，刘守仁经常思索如何为哈萨克羊换“新衣”：把阿尔泰羊皮“披”在它们身上。1957年，在刘守仁的“奇思妙想”下，第一代身披阿尔泰羊

毛的杂交羊羔诞生了。此后的10年里，刘守仁在解决羊毛质量差与羊羔成活率低两大难题间进行着无数次的“折返跑”：没有仪器鉴定羊毛数量与质量，他就用肉眼看、双手数，上万根羊毛他能硬生生地数上三四个小时；寄托着无数人期望的第二代杂交细毛羊出生不久就大批死亡，任凭如何精心照料也无法挽回一个个脆弱的小生命，他也只能把眼泪一抹，从头再来。

带着家人的祝福和期望，年轻的刘守仁一路西行。大学生到牧场，牧工们觉得很稀奇，以为他不会待长久。刘守仁却认为，“边疆是个大舞台，基层是一片广阔天地，群众有着丰富的经验，场长、牧工、同事都是我的老师，要与大家打成一片。”很快，大家的看法就变了。紫泥泉条件艰苦，人畜共用水源。刘守仁与牧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牧工家吃面片，没几口就吃出羊粪。“刚开始真受不了，不过很快就习惯了，把羊粪吐掉，接着吃。”刘守仁笑着说。3月是接羔的季节，数十只羊同时产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打扫羊圈……凡是能做的，刘守仁都抢着干。母羊在雪地上产下羊羔，他脱下棉袄裹住羊羔就往产房跑；看到娇弱的羊羔，就抱进自己的被窝养护；还经常在小羊产房里铺上干草、树条和衣而眠。“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哩！”牧工们啧啧称赞。由于过度劳累导致抵抗力下降，他感染了布氏杆菌病，开始发高烧，后来双腿肿痛，并影响到脊椎。但他没有倒下，继续不断攻关，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数据分析，终于培育出优质的细毛羊。此后，又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可以说，刘院士影响了新疆农垦科学院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畜牧兽医所研究员甘尚权是刘守仁的学生，2002年担任刘守仁的秘书，工作一段时间后，刘守仁对他说，“我不需要秘书，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专业，你去专心搞基因研究吧。”就这样，甘尚权走上了科研的道路。刘守仁不仅在业务上精心指导，在经济上也不遗余力地资助年轻人。甘尚权曾患有严重的胃病，治病的钱一时凑不齐。刘守仁知道后，立马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安心养病。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周平说，“刘院士对年轻人的成长、学习和生活都非常关心，时常找年轻人谈心，鼓励他们好好干，在自己的科研领域练就‘杀手锏’。”“我真心希望事业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我甘愿做人梯，让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更上一层楼。”刘守仁常说。

“厚德博学，笃行兴牧”，刘守仁院士用他的一生将这句话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乐于探索、开拓创新、不畏困难、乐于奉献的科学精神激励着无数的畜牧人。我相信，畜牧事业的接力棒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畜牧业会日渐繁盛！

厚德博学，笃行兴牧

动科 182 李晓彤

那天的天气很好，走出下马坊地铁站，视线一路沿巍峨的钟山转下，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农业大学。从校门走进，带着内心的新奇与紧张，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主楼。那栋古朴的，带着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的建筑，大概是我对南京农业大学的第一印象。之后的两年里我也一直觉得，看到主楼，大抵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诚朴勤仁这四个字的校训。

诚为诚实，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守则之一。朴是朴素，朴实，指导我们在生活中不浪费，不攀比。勤为勤劳，不管是在学习，研究还是生活中戒掉懒惰与拖延。仁是仁厚，对待他人的时候要有一颗仁厚的心。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校训就开始一直陪伴着我，然后在走进校园的第一天，我就邂逅了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技学院是经历了百年风霜的学院，学院的学风是诚朴勤仁，敏而好学。南农动科院的师生们代代相传，践行先辈们的教导，让学风成为一种精神，指导着自己的做人与学习方式。历史变迁，学院经历了多次的更名、搬迁、调整、下放的曲折，在那些艰苦的年代，动科人砥砺前行，积极地吸纳专业知识，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着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不怕苦不怕累，用积极认真的态度，开放的交流，勤恳的研究。时光荏苒，当年的艰苦岁月已如烟云般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慢慢飘散。可是，一代又一代的动科人的精神却都慢慢的沉积了下来，不断激励着莘莘学子树立自己的目标，找寻内心的精神。

还记得身为萌新的我一开始总会在校园迷路，当时也不知道究竟怎样就走到了校史馆，在学姐的带领与讲解下，我见识到了百年老校一路走来的峥嵘与沧桑。动物科技学院一路随着学校历史的变迁，也经历了许多的阶段，秉承着“诚朴勤仁”的校训，不断的在发展中改革教学理念，为国家提供专业的栋梁之才。

动物科技学院起源于畜牧教育的开端，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了近代教育的尝试，亦宣告着畜牧专业的诞生。之后从江南储才学堂设立农政门畜牧专业，到江苏省第三农业学校设立畜牧科以及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恢复畜牧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畜牧组，国立中央大学前源的畜牧兽医教育的具体实施，有了真正的进程与明确的历史进展。从此，畜牧专业开始了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近代以来，动物科技学院经历了许多的阶段，国立中央大学畜牧系时期的颠沛流离，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时期的曲折发展与拨乱反正，再到南京农业大学时期的扬帆起航，可以说，动物科技学院经历过许多的起起落落。

在艰难的时期，无数的动科人克服万难，不怕艰苦，这才有了专业不断向前的发展。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畜牧兽医系所在的丁家桥校区条件仍

然很艰苦。老生住在铁皮房里，冬天十分寒冷。当时只有铅笔与钢笔，到了冬天为了钢笔水不被冻住，同学们只好把钢笔含在嘴里。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同学仍然自修到很晚，晚上十点之前宿舍里基本是没有人的。当时的教材非常少，都是老师自己编写的讲义，所以学生在上课的时候非常认真的记录，生怕落下一点。在那些艰苦的年代，所有的师生真正的践行着诚朴勤仁这四个字，到了我们这一代，硬件条件不断的变好，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也变得更加多样，对于我们来说，坚守校训、院训变为了自己内心的要求，在面对更加安逸的生活时仍然能够愿意吃“苦”。

厚德出自于厚德载物，表示心胸宽广，不以个人得失为主。它是中华民族中的精神睿智，人生境界与精神气象。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很难去体悟这个词语过于深层的方面，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精神层面的指导，在这个更多时候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时代提醒着我们乐意奉献，公而忘私，成为身边的人的榜样。

博学出自于《礼记》其意为广泛的涉猎，培养旺盛的好奇心。博之一字，有广博，宽容之意。只有将眼光看的广博，才能够兼容并包，开放共享，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学二字指导我们在学习与科研时更多的吸取知识，有着无限动力的好奇心，无畏艰难险阻。要注重均衡发展，博而广之，提升自己的眼界，不被世界的纷扰所迷惑了双眼。

笃行为笃行务实，理论要与应用相结合，实践方能出真知。将理论落在实处，脚踏实地的验证自己所学的理论，躬身投入生产实践中，吃苦耐劳，不骄不躁，将自己学到的每一寸知识都踏踏实实的落在脚下。

兴牧是指兴牧强国。畜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农业农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我们每一位动科的学子，都应该以兴牧强国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学好科技，报效国家。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每一个人都是国家发展的动力。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诞生过许多的人才，这些先学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许许多多的后辈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学习他们的精神，薪火相传，代代前行。动物科技学院因为有他们所以逐渐繁荣，国家因为有他们而不断的发展向前。

我们身为动科人，要牢记校训与院训，并且要真正的去践行，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大学四年不应该只是浑浑噩噩的度过，在南京农业大学这篇富饶的土地上不断地扎根，汲取养分，认真对待每一门课程，每一次的实习，逐渐提升个人能力，当走出校门投身社会的时候，能够成为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

百年动科，精神永存

动科 183 孙露

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是穿越了百年时光走到我们面前的，这百年间风风雨雨，许多事情都在不停的变化，唯一永恒的是南农大动科院百年不变的精神——厚德博学，笃行兴牧。

观看完动科院的院史，我发现我们的学院最早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那时候的学院还不是现在的动物科技学院，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面貌，随着时光的推移，学院的前身不断地发展、变迁，融汇了许多力量，包含了无数人的共同努力，终于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在时过境迁后，动科院积淀下来了宝贵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动科人之间传递，闪耀着从未熄灭的光芒。

“厚德博学，笃行兴牧”，即“厚德载物”、“博学允能”、“笃行务实”、“兴牧强国”。这是我们的信念，这是我们的原则，这是我们的愿望。

“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查阅资料，发现这个成语的意思准确描述是“重视品德像大地一样能容养万物”，形容品德像地一样容纳百川。它概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要和谐、协调的深刻认识，是播种和谐的种子。这个词语的也有“用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的意思，今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由此可见学院对学子的关怀与希冀。

“博学”一词源于《礼记·中庸》中的名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提醒学子“为学”首先要广泛猎取，要求学术要兼并包容，师生应增加学识提升综合素质。“允能”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掌握各种才能，尤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动手能力及干好各种实际工作的能力。长期以来，南农动科人无论什么条件，都表现出积极的学习态度，博学多才，刻苦钻研，历史上南农动科人求真求知，无惧艰难险阻。例如抗战最艰苦时期，克服困难，从国外聘请很多知名教授来系讲学与交流，学生们亦表现出高昂的学习热情。动科院百年历史，几经曲折，经历过战火飞奔的年代、动乱的岁月，一代又一代学子，为了追求真理与知识，向来不辞辛劳，只求为祖国的畜牧事业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笃行”就是要做到“知行合一”，不仅要学有所得，还要努力实践所学，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才是知识落到实处的过程。“笃”有忠实专一、深厚、厚重、加厚之意，“笃行”是要求学子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有明确的目标、坚定地践行。“务实”则是指讲究实际。求真务实精神是中华传统美德，中国古代社会的灿烂文明由此而生，也一直被动

科学院的师生们所秉承。

由此可见南农动科人深知“实践才能出真知”的道理并将其刻入骨子里。张松荫先生“知行合一”的忠实践行者，他十分重视实验、实习和生产实践，以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对羊颇有研究的他常说“教室里、黑板上是养不成羊，也养不好羊的”。在他担任养羊学教研组主任期间，除了自己坚持动手，大量实地考察，还一定保证其他老师和学生投入到实践，因此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梁祖铎先生亦是“笃行”的践行者，20世纪60年代，学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他从不放弃科学研究，经常亲自到草原和农村做调查，凡事亲力亲为，自己动手测定产量、采集标本，试验区内整地、播种、观察以及实验室内仪器的安装、操作，严肃抵制自己或他人找人代帮的行为和投机取巧的行径，作为全国最早试验成功牧草混播的学者，先生一直保持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他用自身表明严于律己才能带动他人。

“兴牧”就是要振兴畜牧业，振兴畜牧亦是振兴我国乡村、振兴国家。100多年来，南农大动科学院师生一直把振兴畜牧业，振兴国家当成自己的使命。

既有人“为国而学”，胸怀报国之心，留学后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回到祖国的畜牧兽医教育、科研、行政上充分发挥所学，对我国畜牧教育、科研、产业发展作出贡献，如汪德章、虞振镛、王栋、汤逸人等人；又有人“碧血丹心，爱国护校”，不论艰难险阻只为保全中国畜牧业的根基。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大学不得不西迁。畜牧系为保存科研力量，将大量图书仪器毫无损失地从南京运往重庆柏溪和成都，唯有大群牲畜无法随行西迁。这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王酉亭。既想保存科研力量，又不能便宜日军部队，他和畜牧场的留守职工清点了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牲畜家禽，护送这一千多只动物一路向西，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约4000多里，终于在1938年深秋抵达重庆。动物大军浩浩荡荡，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动物长征。如果说这是“积极搬迁”，那还有这样一群人的行为可以被称作“拒绝搬迁”。夏祖灼、祝寿康、韩正康等青年助教反对国民党的搬迁意图，促使农学院教授会带头在报纸上刊登拒绝搬迁的海报，利用管理实验室的便利，故意拖延仪器设备装箱，完整留下了先进的仪器设备，奠定了新中国畜牧兽医教育良好基础。而今，初心不改、一心报效国家的南农大动科人只要是祖国需要，多远的地方都会去奋战去建设。不论是哪一种，都可以证实前面所说的100多年来，南农大动科学院师生，一直把振兴畜牧业，振兴国家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

百余年历史的长河中，南农大动科人始终秉承“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精神，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正是这样，才使得我们的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拓宽，硕果累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畜牧科学人才，为推动我国畜牧科学及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百年动科，精神永存，我们的辉煌继续谱写。

人与动物西行记

—央视 1937 动物西迁纪录片观后感

动科 184 刘韵洋

1937 年抗战爆发，卢沟桥事变后国立中央大学奉命西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重庆为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了学习栖身之所。抗战期间在西迁这场举世闻名的大迁徙中，历史上的中央大学以组织最早、计划最周密、结果最圆满而成为西迁的典范。历史上这次“搬家”是彻底的，所有图书仪器甚至人体解剖的尸体标本，能搬的几乎都搬空了，而这其中最让人动容的是一支特殊的西迁队伍。

时任中央国立大学大学校长罗家伦是最后一批撤离南京的人员之一，在撤离南京前，他最后一次来到各处作巡视检查，见农学院牧场还是留下了大部分良种家禽家畜和牲畜，这些牲畜全是进口自荷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优秀品种。这些不易得来的动物平日里大家都小心喂养，用心呵护，而现在战争在即，无奈之下，罗家伦只好就对养护这些动物的老职工王酉亭说了以下这番话：“这些动物啊，你们送人也好，卖掉也好，自己吃掉也好，只要不留给日本人，怎么样处理都可以。”1937 年冬季的南京，一寸山河一寸血，城里的百姓都在四散逃亡，此时肯定没有人会为了这些牛羊猪鹅而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时候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保住性命成了战火中的人们最大的愿望。然而面对这种困境，王酉亭和他的工友们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想办法把这些宝贝护送到重庆，交还给西迁后的中央大学。

他们立即不分日夜地自制了一些工具，筹集了资金、医药、粮草做物资，并在 12 月 9 日深夜赶着各种牲畜离开中央大学农学院，穿过挹江门向城外长江边早已等在那里的四艘用自己遣散费购买的木船走去，一千多只动物组成的队伍就此上路了，当时南京城已经被日军团团围住，战争非常激烈，枪炮声昼夜不断。经历了一年的坎坷颠簸，在他们精心饲喂照顾下几乎没有大动物死亡，反而会有两只小牛犊诞生。在深秋的一个黄昏，重庆街头的难民潮里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驮着长毛兔……这支坚韧不拔的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约四千多里后，终于完成了西迁的壮举。

这三十多分钟的纪录片记录了我这一次复杂的情绪波动，从愤怒到震惊再到敬佩，我看到有人说“这赶的哪里是动物呀，是他们的信仰和风骨”，时势造英雄，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也并不是，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这句话真的很简单，庙堂之上则力

挽狂澜，一介布衣则默默耕耘。各安其位，各谋其政，国家就如同高楼，有人当梁柱，就必然有人做砖瓦，做地基。没有梁柱，国家充其量只是碎砖烂瓦；没有砖瓦，国家就只是个破败的空架子；没有地基，国家连存在的意义都不会有。他们仿佛是牧羊的苏武，当大漠的风将他的手雕刻得龟裂，当大漠的霜雪染白了他的双鬓，他依然手握节毛尽落的旄节，眼睛跨越千山万水，寻找着回家的方向。叛将卫律的威胁不能让他容色稍变，匈奴千金封侯的许诺不能让他动摇片刻，因为他心中装着两个字“祖国”，爱国需要一种坚毅的品格。

人与动物的西行记让每个畜牧人都无限感慨，在如此危难的时刻，这些动物没有被人弃之不顾，这种精神也与我院后来“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校训完全吻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有时候恰好体现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特殊的时刻总能激发出人们相同的情怀，看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

同样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上海沦陷后，浙江省图书馆便将《四库全书》迁运到浙西的建安山区，此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人虽已随浙大迁至江西泰和，但当他得知日军在攻陷杭州后把浙大及省图书馆的图书、仪器掠往日本的消息后，预感到转移在建安的《四库全书》的危险性越来越大，因此他马上想到必须尽快将《四库全书》西迁内地。但《四库全书》有36500册之多，转移谈何容易？又思忖各级政府要员纷纷携家南逃，有谁会过问此书呢？于是他想出一计，特以校长的名义给已迁至武汉的教育部发去急电，指出《四库全书》在南方仅存一套，请求由浙大协同省图书馆一道将书西迁内地。教育部同意竺可桢的内迁方案后，他便委派浙大历史系教授李洁非全权负责《四库全书》转移事宜。临移时，竺可桢又对李洁非一行四人叮嘱道：“此乃我国文化之瑰宝，你们一定要把它保护好，千万不可等闲视之。”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四库全书》才在枪炮声中从日本鬼子眼睛底下于1939年2月平安移运到贵阳，为我们留下了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是由于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祖国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要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创造更加辉煌的民族文化而尽心尽力，高举爱国旗帜，锐意进取，争取自强不息。

祖国的命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和平年代的今天，战火和硝烟都被掩埋在了岁月深处。波澜壮阔的历史，坚强如铁的意志，炽热的爱国情怀，这些先辈创造的传奇历史在不断激励着我们向前，每次我们翻开历史的书卷，追忆前人的气度和风骨，仍然能被一次又一次的感动，这些精神一定会薪火相传，永不断绝。

学院士刘守仁， 做光荣畜牧人

动科 184 徐毅

近日，应要求观看了央视栏目《大家》，观看的这一期节目是介绍“中国细羊毛之父”的刘守仁院士。视频不长，总共不到四十分钟，但看了之后，我仍然是感慨万千。接下来我将从一下几个方面详细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首先，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刘守仁院士不畏艰苦，勇敢踏实的态度。刘守仁院士出生江苏苏州，且毕业于南京农学院，其中，刘守仁院士主要学习的是畜牧业。毕业后，刘守仁院士被分配到了新疆农业大学。在影片中，刘院士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受到了冲击，刘院士说：“你学畜牧的，要是不到牧区去，都不知道什么叫大草原。”因此刘院士强烈要求要到最艰苦，最贫穷的地方。因此，刘院士又被分配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羊场。为什么说我感到冲击呢，因为我觉得现在能有刘院士那种精神和态度的同学越来越少了。我也是畜牧专业的学生。当然了，现在的很多环境条件以及科学技术等都比那个时候的好上太多。若是我处于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我不一定有这样的勇气，不一定有这样的魄力。现如今，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了，在富足安逸的生活，很多人都忽视了满足这生活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很多人对农业院校有偏见，对动物科学专业更有偏见。这其中，更多的是我们学习动物科学专业的学生，在我看来，真正喜欢并热爱这个专业的同学很少，更多的同学都想“逃”出去。我十分觉得看完这个影片之后我要深刻的反省一下自己了。

其次是我感受深刻的是刘院士的实践和创新精神。刘院士说，他的知识 90%以上都是从牧民身上学到的，剩余的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对于我们这门学科，实践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学满了理论知识，可若不去实践，最后只能白白的遗忘了。早就有古人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其含义就是只有亲身实践了，才知道书本上的道理并能有所延伸，有所收获。刘守仁院士在新疆兵团工作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培育出了“新疆军垦型细毛羊”和“中国美利奴〈军垦型〉”2 个新品种及 9 个新品系。在早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 20 多年努力，才培育出这些品种和品系。要知道，新品种的培育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除此之外，为了加快新品种的推广及应用，刘守仁院士曾四度主持“细毛羊繁育体系”、“北羊南移”、“中国美利奴‘三品系’培育”、“肉用多胎羊良种杂交利用及生物体系高新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高新技术项目，建成独具特色的细毛羊“三级繁育体系”，给全国 8 个区输送种羊十多万只，取得巨大经济及社会效益。中国不用再从澳洲进口羊毛了，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产的细羊毛来做高档的衣服。

除此之外，刘守仁院士创立的“血亲级进育种法”、“品种品系齐育并进法”、“三级繁育体

系的创建”、“基因先决”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传统的绵羊育种理论和方法，加速了科研和育种周期并为我国细毛羊种子资源站到世界前列做出重大贡献。当然了，刘守仁院士还发表 40 多篇专业论文；出版了《军垦细毛羊》、《羊毛与羊毛品质》、《中国美利奴羊的品系繁育》、《绵羊学》、《中国美利奴羊(新疆军垦 z 型)的育成》文集等多部专，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最后，最我感动的是刘守仁先生在新疆兵团待着这五十多年里，所收获的情意和温情。其实，在刘院士到新疆兵团种羊场的伊始，很多牧民都对他不看好：一个江南学子，又刚大学毕业，肯定吃不了这个苦，估计坚持不了几天。然而，刘院士当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刘院士具有非凡的毅力，照管羊群后可以不洗手吃馒头，当遇到突发情况时，刘院士可以放下馒头就奔向羊群，回来继续拿起馒头吃，而非大家想象得认为刘院士是一个娇滴滴的学子，毕竟，在那个年代，哪里有水可以去吸收啊。从这件事之后，大家都认可刘院士了。渐渐的，牧民们对他改变了态度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在文革时期，刘院士差点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因为他的“成分不纯”，而且还做了小官。在关键时刻，还是那些牧场兄弟站了出来。现如今，这些人很多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刘守仁院士说他们都是种羊场的功臣。并且出资为已故的人们建立石碑，以此作为纪念。

看完这个不到四十分钟的影片，感想很多。刘院士专心，耐心，不急躁，不急功近利，专心科研，其培育的品系，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更为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动科学子，我们应该向刘院士学习，不怕苦，不怕累，越是艰难我们越要迎难而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积极的参与实践，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掌握的更加扎实，才能将自己的知识发挥出来，起到真正的作用！

院训精神——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动科 184 蔡艳丽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是国内最早的畜牧专业之一，已有百年历史，人才辈出。“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院训在每一代动科学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充满智慧的“厚德博学、笃行兴牧”

《周易大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奋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以和为贵、以忍为高。既有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和拼搏抗争精神，也有中华民族的宽广胸襟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厚”与“德”相搭配，使道德充裕厚实，可谓历来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大学作为社会精英的摇篮，无论为师为生，“厚德”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是每一个动科人需要践行的道路。

《论语·雍也》言：“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大学学习生活中，“德”是需要不断修炼的精神层面，“学”是需要不断修炼的技能方面。学就像盖房子所打的地基，以博学使地基扎实深厚，才能使之后的房屋挺立稳固。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当以博学为根基，学生当以博学为己任，它不仅仅是一个理念，更是我们适应社会、服务民众、报效祖国的根本，让我们更有底气的去学以致用，甚至传授与人。

《礼·中庸》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荀子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笃行就是专心实行，认真实践。“厚德”“博学”从实际求得真理之外，更重要的一层就是亲自去做，不仅要学知识学本领，还要把学到的知识本领用出来，只学不做，不是动科人应有的风格，更不是动科院培养的目标。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身体力行，言行一致、修养践履，求真务实的民族精神。作为一名动科人，纸上谈兵从不是我们的风格，深处实践，将实践心得纳入所学，不怕苦不怕累，彰显动科本色。

这一切都是为了“兴牧”，振兴畜牧，不忘初心，有品德，有学问，并认真实践，以此为准，使得为畜牧业注入活力，是每一位动科人不敢忘的任务，也是每一个动科人的目标。院训源于不同的古代思想名作，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思想，互为补充，互相阐释，重新组合后，既有原来著作中表达的意思，也赋予了新时代条件中新的意义，鼓励每一个动科人不断前行。

灵魂院训，薪火相传

什么是大学？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 1918 年的开学典礼演讲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

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研究范围博大，研究学问高深，研究视野广阔；胸怀宽广，大器大象，兼容并包，气度恢宏，充溢着一种大象无形的灵性氛围、文化的光芒和神圣精神。我们身在国家高等教育学府，让自己的思想火花得到碰撞，让自己的独立品格融于科研技术，是再好不过的场所。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莘莘学子，一代代不忘院训，砥砺前行的实例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畜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振兴畜牧就是振兴乡村，振兴国家。从近代开始，励志从牧、科技为国的韩正康先生、祝寿康先生、罗家伦先生、王西亭先生等等，我们经历过沧桑，也曾举家迁校，保留实力与人才，一代代动科人不懈的奋斗才有了如今的盛况，他们的付出源于他们的专业热爱，源于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执着。前人的努力留给了今人更大的力量与鼓舞。

动科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在时刻记挂祖国的畜牧业发展，为祖国畜牧业依然较为落后的土地带去福音，走入基层，建设边疆，为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力量。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大学生，身在象牙塔，但是只要祖国需要，但只要有机会，只要有需要，只要有安排，我们绝对抓住机会，服从安排，毫无怨言，为国家畜牧业的发展献出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但是，在此之前，为了让我们的热爱更好的展现，为了让我们的畜牧业大房盖的更加华丽坚固，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基础加深建牢，因此，面对专业课，我们要精益求精，多想为什么，多解决为什么，让专业知识深入内心，与此同时，勤加锻炼，练就健康体魄，为深入基层、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不放弃锻炼，在此基础上，拥有健康体魄和扎实基础知识，不断寻找机会深入实践，将所学知识运用其中，让自己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变通。

近年来，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饲料、养殖、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畜牧业的环境问题和产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不断凸显，国家以及国民上下都逐渐意识到畜牧业与生态的联系之密切，更多新的任务降落到动科人身上，更多更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去解决，前人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提供了样板，我们要学会创造出更多的解决方法，找到更新的解决途径。食品安全不仅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更是国家国民都密切关注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问题虽然看似非常巨大，却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尊重生态，尊重生命，时刻谨记院训，在未来，无论我们选择那条道路，做学问，好学不倦，精益求精；做教学，传道授业，德行一致；做科研，勤勤恳恳，不骄不躁；做企业，保护生态，以民为本。

博学笃志，笃行兴牧

体育文化中心 刘雯怡、时宁坤

光阴尘封旧事，而我們需要的就是追忆过往历史的足迹，从中学会独属于我们动物科技学院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世界畜牧业的起源中心之一，一直以来的传统畜牧业随着西方帝国的炮火逐渐向着现代化畜牧业发展，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影响下，中国畜牧业科技与西方先进的科技技术不断发生碰撞——向国外选派畜牧留学人员、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人教以及引进国外先进畜牧科技试验成果，例如优良的畜种和牧草，以及先进的机械设备等。明末顾炎武有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苍树春深更著花，他认为“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才能及时的扩充知识的宝库，为国家的畜牧科技发展作出贡献。而在发展过程中，七七卢沟桥事件的发生，给中国百姓带来一段艰难的岁月的同时，还打乱了畜牧科技人员的研究。

动物科技学院院训“厚德博学，笃行兴牧”——厚德，即有大德，表示心胸宽广，不以个人得失为主，重公轻私。1937年，古城南京炮火连天，人人自危，然而中央大学畜牧系的校工同志们带着从国外（荷兰、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进口的优良家畜品种来到重庆继续研究，在危难之际也没有放弃，坚持到底，为后辈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经验等。尽管当时经济条件非常困难，但是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还是邀请了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草原学专家蒋森到成都讲学，让学生们理解自然环境条件对牧草生长的作用，以便在未来更好的概念牧区的草原等等教学活动，而我们动物科技学院的院训也是从先辈们的艰辛与成就中继承，长期以来，动物科技学院的历任教师都秉承“厚德树人”的情怀，为祖国不遗余力、不知疲倦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

博学——源于《礼记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之”其意指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因为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畜牧系为了研究改良畜种，进口了国外的优良家畜品种，不断学习国外的优秀畜牧专业知识，如今的动物科技学院更是对优秀的畜牧专业知识求知若渴，每年的国外留学、在畜牧场的实践学习等等，动物科技学院的教师学生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表现出积极的学习态度、博学多才，为祖国畜牧科技的振兴时刻努力着，正所谓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只有见识的越多，才能更好的解决相应的问题，为动物科学专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

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同时“笃”要求人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只有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兴牧”就是振兴国家畜牧业。无论老师和学生，做人要有大德大爱，既要有宽广的知识并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才干，还要知行合一，脚踏实地地去践行，为发展祖国的畜牧业、振兴畜牧事业而奋斗。

1937年月初，战事吃紧。国立中央大学决定西迁至重庆，其中农学院的牲畜大多是从外国引进的，非常珍贵。校长罗家伦请人将轮船改造一下，用以装运这些牲畜。每种牲畜选了一对先行运走。可是还剩下许多，于是校长又找了王酋亭，请其代为搬走。在南京被攻陷前三天，他先是把全部牲畜转移到大胜关农场，再用木船转移到江北。然后他和两位工友赶着牲畜向西，一路游牧起来。从安徽到河南，再从河南到湖北，他们一路赶着牲畜，走到了宜昌，再也那儿装上船来到了重庆。就如同胜利大逃亡一样，他们一路慢慢悠悠的晃到了重庆，不只一只没死，还繁衍了后代。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是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动物科技学院更是动物西迁故事中的主角，西迁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动科人，成为动物科技学院的精神源泉。

现代畜牧业是在传统畜牧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现代畜牧兽医科学技术和装备及经营理念武装，基础设施完善，营销体系健全，管理科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安全，优质生态、高产高效的产业。畜牧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动物生产与管理、动物遗传育种、动物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除此以外，我们还受到与畜牧养殖相关的调查、分析、评估、设计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动物育种、繁殖、生产与管理的基本能力。而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种种，都对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有所帮助。我们专业的毕业去向也是十分明确，除了进入与现代畜牧业有关的公司工作和考公务员专注于畜牧业的发展，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学选择科研工作，继续深造，主要研究方向是动物营养以及动物遗传育种等，总归，还是为我国的现代畜牧业做出贡献。

对于如今的社会发展，我相信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畜牧业的人才需要、科研需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高考志愿中填写动物科学这个专业并在了解后也不会有转专业的想法，这样，现代畜牧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笃行兴牧既是西迁精神的延续，也是动物科技学院的精神内核。作为动科院的一份子，既要牢记“诚朴勤仁”的校训，也要践行“厚德博学，笃行兴牧”的院训。以最朴素的情怀，最坚定的信念实现兴牧强农的理想，为发展祖国的畜牧业，振兴畜牧事业而奋斗。

《大牧歌》——一首畜牧人的精神之歌

动科院团委组织部、宣传部

《大牧歌》作为一部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电视剧，真实的展现了一代援疆畜牧人的事业和爱情。剧中的人物故事发生在1955年，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华民族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畜牧业也正处于初级阶段，新疆的畜种质量亟待改良。剧中林凡清等知识青年放弃了在上海的繁华生活，选择继承老师的遗业，来到新疆。在新疆的这些年间，林凡清不怕吃苦、顽强奋斗，为了梦想和传承不懈努力。面对畜牧业方面出现的问题，贡献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解决方案，推动了当地畜牧业向现代化、规模化发展。他立志扎根新疆，把新疆建设成塞北的江南，在新疆兵团为国家畜牧事业无悔的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许多年后，他的孩子也回到了新疆，一代代人传承着，为祖国和畜牧业的发展奉献青春。在剧中，无论是林凡清与红柳，还是杨月亮与齐怀正，既在发展和改良羊的品种中呈现了各自人性本质的一面，又完成了爱情与事业两条故事线的有机汇合。

而《大牧歌》中男主角林凡清的原型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守仁。他是新疆建设兵团唯一一名院士。他出生在苏州，1955年秋与南京农学院畜牧专业毕业，并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一个寒冷刺骨的冬天，刘守仁来到了新疆兵团紫泥泉种羊场。从此他的命运就和这个种羊场联系在了一起，开始了细毛羊繁育工作，这一干就是60年。先后培育出中国美利奴新疆军垦型细毛羊两个新品种、9个新品系。刘守仁创立的“血亲级进育种法”“品种品系齐育并进法”“三级繁育体系的创建”等理论，加速了科研和育种周期，为我国细毛羊种质资源做出重大贡献。一次次试验，一场场攀登，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刘守仁都在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排除种种困难，勇往直前，直至到达成功的彼岸。他的身上有整个兵团知识分子的影子，他们有理想，一生都在为事业奉献，为梦想坚守。《大牧歌》展现的不仅仅是刘守仁一人的光荣事业，更是一代为兵团建设奉献力量的知识分子们的峥嵘岁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建国之初，中华大地正在经历着大变革。众所周知，新疆以畜牧著称，畜牧业在全疆经济结构中占绝对性优势。改良羊的品种，对于新疆畜牧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许多的如剧中人物一样的知识青年奔赴新疆，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为西北边远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畜牧生产科学知识，切实的将理论所学应用到了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科研成效，但同时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为那里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这是对于长远发展来说更为珍贵的财富。他们的身上彰显着农学人勤劳实干的精神，为西北的后续畜牧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而著名的兽医微生物学家和兽医教育家——盛彤笙也是这些自愿奔赴西北地区的知识分子之一。

1911年，盛彤笙出生于湖南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天资聪慧再加上后天勤奋，在1928年，便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理学院动物学系。随后又在上海学医，1934年赴德国留学。那时国人的身体由于摄入肉类蛋白等不足原因导致疾病易发的现象十分普遍，他意识到也许畜牧兽医学是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之一，所以在汉诺威兽医学院学习的后两年时间里他学习了畜牧兽医。而在学成归来后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培养了许多畜牧兽医的优秀学生，随后决定在西北建立一所国立兽医学院，以开发西北的草原资源，发展畜牧业。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凭借着他的诚意和独特人格魅力，将众多优秀的畜牧兽医人才招于麾下，成功办学。新中国成立后，盛彤笙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西北兽医学院院长。他在西北大区工作时，曾多次赴新疆、青海考察，提出了“贮草备冬、划区轮牧、改良畜种”的主张，提高了西北畜牧产业。同时他非常关心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多次从教育部争取科研和基建经费，亲自安排学校工作，多次与学生见面、讲话，鼓励他们为祖国的畜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曾对同学说：“我们学习兽医科学，就是要增加皮毛乳肉的产量，使全国同胞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让全国的人每天有半斤奶、一枚蛋，每人有一件毛衣、一双皮鞋，大家都能享受畜牧业之惠，做一个健康强壮的中国人，做一个有尊严有品位的中国人，希望同学们坚韧勇敢地担当起来”。

这种为了畜牧事业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也支援了西北当时相对落后的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推进了民生建设和经济发展。农业作为所有经济产业的最终根基，对于边远落后地区而言其发展是重中之重。一个投身于畜牧业研究事业的科学人，他的最为崇高的使命，最终的愿景便是能够带来农业的发展。新疆的畜牧产业自解放初的低水平，地主制度下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到今天定居的牧民家家有住房，牧区已建成妥善的基础设施；畜牧产业的存栏量和出栏量在数十年内增长了十数倍，在这之中所沉积的，是几十年来多少林凡清这样的知识分子们一代一代传承的努力。是他们将专业的养殖技术和科学的养殖方法从国外或是未知的领域中拿出，然后带到广阔的农村天地中，带给每一位养殖的农民；是他们为牧区的人民带来了基础建设和定居的畜牧生活，是他们为从事这些产业的人民带来了生活的富裕和真切的幸福。对比前辈们的艰苦岁月，我感受到了上一辈畜牧人在边疆的坚守和牺牲，也体会到了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虽然我们很难再体验他们的峥嵘岁月，但是新农业时代同样需要我们拥有上一辈的精神，无私奉献，在广袤大地上挥洒汗水，播种知识。

